



主席: 英萨纳利先生  
(圭亚那)

嗣后: 拉曼先生(副主席)  
(孟加拉国)

嗣后: 布尔先生(副主席)  
(利比里亚)

下午3时30分开会

####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G·穆加贝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将首先听取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特·G·穆加贝先生在陪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谨代表大会欢迎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G·穆加贝先生阁下来联合国, 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穆加贝总统(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祝贺你, 圭亚那共和国的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阁下当选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你著名的外交技巧和贵国长期的原则立场为本届会议工作的成功预示着良好的前景。

我还要向保加利亚的斯托杨·加内夫先生致敬, 他在特别富有挑战性的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干练地领导了大会的工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特别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表示祝贺。他在人们日益要求本世界机构迅速和有效回应全世界复杂局势的关键时期出色地领导联合国。

在联合国五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 我们完全应该对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国际发展合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作一番估计。我们在本届会议上还有责任探索进一步加强本机构的方式方法, 以便使它更有能力实现《宪章》中铭记的各项宗旨和原则。

接纳新的国家加入国际社会维护了我们非常珍惜的普遍性原则。在这方面, 我们必须注意到并赞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签署的历史协定。这项协定在经过40多年的痛苦和破坏性战斗后迎来了一个和平的时期。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巴勒斯坦国将得到其理所应得的联合国会员国席位。同时, 我们要向那些协助谈判取得成果的国家 and 组织致敬。

联合国会员国已迅速增加到184个, 这个事实确实表明, 迫切需要对它进行改组, 以便使它在大大改变的情况下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服务。冷战时代的结束终于使联合国位于国际事务的中心, 维护和平与安全和加强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

本记录可以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 应经有关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签署后, 在本文件印发日期后的一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室), 并编入记录的副本中。

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Distr. GENERAL

A/48/PV.7  
13 October 1993

CHINESE

但是,需要全面审查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安排。目前在国家一级,人们非常重视民主原则,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不把同样的原则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

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是《宪章》的重要规定。大会及其工作方式体现了这一重要原则。它是唯一具有会籍国普遍的机构,因此,它同联合国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应该反映这种卓越地位。因此,在振兴和改组过程中,终端产品应该是一个恢复活力并能够在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关系中坚持其主张的大会。

《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最近全球冲突、不稳定和紧张局势的四处扩散要求广大会员国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和介入安理会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对其成员、结构和工作方法进行调整,以反映自1945年以来国际关系发生的变化。

联合国发生的第一个明显变化是其会员国大幅度增加。结果,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比例已从1945年的5比1、1965年的8比1逐渐降到1993年的12比1。显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已有所降低,而且需要扩大。

第二个变化涉及设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其否决权概念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权力结构。现实要求修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特权,改革安理会的组成,但同时要适当注意《宪章》第23条第1款的规定。该规定要求适当重视,

“联合国各会员国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各宗旨上之贡献”,

当然,其成员国需经民主选出,并对安全理事会行动所代表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充分负责。谈判和进行变革需要花时间。但是,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东西在阻碍联合国执行临时措施,甚至可能纠正目前的差距。

仅仅将安全理事会成员扩大,而不适当解决公平地

域分配问题,对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并没有多大意义。目前,这三个地区非常任和常任理事国代表性远远不够。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没有一个否决权,而欧洲却占有安理会五个否决权中的三个。此外,东欧和西欧加在一起在15个席位中分配到7个,从而使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三者分享其余的8个席位,这种安排完全是不公平的,因此也是不能接受的。

显然,安全理事会通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概念的不严紧的解释,侵犯了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管辖权限。我们担心安理会常常造成的一种明显的印象,即安理会多数票是构成国际法的,而《宪章》及其他有关的国际规章的条款都被弃之不顾。

安全理事会代表全体联合国成员行事。因此,必须避免任何可以被解释为与公开性、责任制和民主的准则与原则相矛盾的倾向和做法。为此,我们应当发展一种体制,以保证不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有关会员国的进一步参与。这样,这些会员国就能够在安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过程中作出有意义的投入。安理会也应当使一般的成员充分了解所进行的讨论与谈判的阶段和性质。

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地讨论了安全理事会的问题,那是因为安理会所承担的责任在数量和复杂性方面都明显地增加了。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早已应当开展的内部机构改革过程,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任务方面的道义权威及效力才能够得到加强和承认。我们希望,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能够在1995年取得圆满成功,那正好是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时机。

我现在讨论一下大会作为审议的中心和普遍论坛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充分支持目前振兴大会工作并使其合理化的努力。我们认为,这一工作必须全面,考虑到这一世界性机构的成员的扩大,以及所有国家

主权平等的原则。改革进程还必须按《宪章》的规定，充分地满足联合国系统其他主要机构向大会报告的需要。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今天联合国面临的任务随着全世界各地维持和平行动空前地迅速增多而增加。激烈的武装冲突继续夺去生命并损坏财产，使联合国非常需要的行政与财政资源更加紧张。因此，我们应当加倍努力，支持对我们联合国组织的进一步的承诺与责任。

最近联合国在柬埔寨、萨尔瓦多和海地实现和平的成功，以及在厄立特里亚促成了公民投票，这就证明了如果我们组织齐心协力就能够取得成就。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欢迎秘书长在其报告“和平纲领”中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解决冲突、缔造和平并建立和平的建议。我们非洲为此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在今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第三十届首脑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个机制，其主要目标是预测并防止冲突。其任务将以非统组织宪章的原则为指导，特别是以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为指导。在已经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这一机制的职能将是缔造和平与建立和平。尽管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我们可以骄傲地说，非洲已经建立起支持非统组织防止和解决冲突的活动的一项特别基金。

在南部非洲，我们继续为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的冲突而感到不安。但是，在莫桑比克我们欢迎希萨诺总统和民抵运动领导人阿丰索·德拉卡马最近的会谈，这消除了和平进程的一些主要障碍。因此，我们敦促联合国继续努力，将和平进程重新提上议程，以便能够在1994年10月举行选举。

在安哥拉，我们严重关注安盟与合法的安人运政府之间交战继续升级。这造成了生命与财产的不可计数

的损失。我们认为，联合国与非统组织的努力应当旨在使两个交战方面达成停火，并且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为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创造有利的环境。安盟应当接受1992年9月民主选举的结果，该选举经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观察员宣布是自由与公正的。

关于南非，我们赞同和支持目前为在该国实现民主改革而进行的谈判，特别是最近关于今后，实际上是正在设立的过渡执政理事会达成的协议。但是，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暴力的加剧，以及英卡塔自由党及白人保守派撤出了谈判。这些行动威胁到目前定于1994年4月的民主选举目标的顺利推进。因此，我们敦促这两方回到谈判桌上。因为这是唯一的出路。联合国应当慎重地考虑在防止暴力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非洲人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主席呼吁联合国结束对南非的制裁，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国家对这一呼吁作了反应。津巴布韦充分支持这一呼吁。我们很高兴，现在已经达到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进程多少已经是不可逆转的阶段了。

在索马里，我们赞扬联合国为恢复这一苦难深重的国家的正常状态而开展艰苦任务所作的努力。在利比里亚和卢旺达，尽管和平还很难实现，但我们高兴地看到目前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为解决危机所作的努力已开始有了成果。我们希望，最近在西撒哈拉这一长期问题上所出现的积极事态发展将会导致公正与公平的解决办法。秘书长和联合国为寻求解决我们大陆和其他地方的这些冲突的持久办法所作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解决由于前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解体而造成的冲突方面所作的努力，值得我们毫无保留的支持。

作为这个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我们认为维持和平、建立和平和缔造和平决不只是几个经济或政治上强大国家的事。我们随时准备同国际社会合作，通过

参与维持和平行动和斡旋努力,或是提供我们拥有的任何设施和专长来为世界今日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然而,除非全体成员国及时地交付它们对这些努力的分摊费用,否则,某些国家就难以继续参与。

我们完全了解,有关暴力争端或武装冲突的问题并不是国际社会唯一考虑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例如贸易和经济增长以及为发展进行国际合作等,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关切地注意到,1993年的《世界经济研究》指出,1993年是第三个连续的年头,世界产出增长率低于世界人口增长率。该研究还清楚地指出,东西方意识形态分裂的结束未能相应弥合南北经济差异。相反,这些差异比以往更明显。

发展中国家今日所面临的问题是多重性的。由于高价进口商品和发达国家不断抬头的保护主义已蔚然成风,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由于债务的增长进一步恶化。它们所依靠的官方发展援助近年来有所下降,而直接投资只占这些国家全部流入的一个极小的百分比,特别是在非洲国家。

非洲是世界各地区中最不发达、最处于边缘的地区,多数国家正在采取经济改革措施。它们为执行这些改革作出了重大牺牲,承担了不可言喻的困难。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非洲,执行和坚持这些经济改革的能力进一步遭到1991年至1992年席卷全地区的破坏性干旱的减弱。然而,这些国家继续表现出它们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改革的决心。

我们仅靠作出牺牲还不足以保证取得经济改革计划的成功。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建立一个开放和公平的国际贸易体制以及提供适当财政资源的迫切需要。因而,我们呼吁早日结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我们还再次呼吁发达国家不再拖延地实现24年前就在这个大会上制

订的把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如果非洲大陆的债务负担仍然象目前一样严重,它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的执行将继续受到严重阻碍。到1992年底,该大陆的债务高达近2 900亿美元,是它国民生产总值的100.1%,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108%,令人吃惊。非洲仍然是财政资源的净输出国,而我们的许多人类发展需求和社会服务却得不到满足,这岂不是怪事?

我们认为,有明确和紧迫的必要谋求对非洲债务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尽管我们欢迎某些债权国对减轻债务采取了积极的步骤,欢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方面采取的重要主动行动,但我们还是认为语言和行动之间仍然具有不可接受的差距,需要采取更具决定性的措施来解决这个危机。

非洲认为它同国际社会于1991年通过新议程时共同作出的承诺必须得到更新并转变为具体行动。我们充分认识到非洲的发展主要是我们的责任这一事实,我们这一方大胆地执行了我们的承诺,特别是在促进区域和次区域之间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方面,并且为国内外投资建立有保障的环境。因而,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我们的努力,采取一致的态度解决我刚才着重指出的重大限制。

非洲并不谋求赈济。我们牢记要在自力更生和成员国独立的基础上促进持续和自给自足的发展,南部非洲各国于1992年8月签署了一项区域性条约,建立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我们的最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发展和经济增长,减轻贫穷,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并援助社会地位低下的人。

通过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比如东部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阿拉伯马格里布

联盟,非洲各国正力图进一步实现自给自足的发展。这些努力最终会实现一个已经有了基础的非洲经济共同体。此外,我们的目的是要发展共同的政治价值、体制和机构,促进并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系统中的机构和多边金融机构将继续提供它们珍贵和真诚的援助,以便保证我们地区一体化努力的成功。

津巴布韦充分致力于实现长期利用我国的自然资源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以便取得持续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作为去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所作决定的后续行动,在建立国际机制方面已取得了进展。我们特别赞赏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6月举行第一次实质性会议期间表现的建设性和积极的态度。

我们欢迎委员会强调对顺利执行《21世纪议程》至关重要的某些领域,包括迫切需要支持实现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国家努力,以及需要建立一个具有支持作用的国际经济环境。

减轻和减少贫困,创造有报酬和生产性的就业机会,以及社会一体化等问题,是所有国家努力的核心内容,但对发展中国家则更为紧迫。1995年3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时,这些问题成为我们审议的基本内容是恰当的。

这些主题都同样极端重要。令人满意的是,国际社会,事实上各国也都已单独和集体地,就这些问题多次表明了立场。例如,两年前我们在纽约这里举行一次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时,就以特别的方式处理了社会一体化的问题。我们通过了各种原则和方针,以指导所有国家的儿童待遇和发展问题。在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时,我们应该努力使我们的儿童摆脱作为社会边缘人的地位和耻辱。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对他们的未来负有

责任,今天,为了他们的保护、教育和发展,我们应当采取积极和实际的措施。

人口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对我们也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并支持1994年在埃及开罗举行人口与发展问题世界大会,以及1995年在中国北京举行妇女问题世界大会。

在这方面,让我强调《1993年世界经济概览》的结论,即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发展问题,不可能在没有世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得到解决。我们热诚地希望,和联合国大力加强它在政治和人道主义领域中的作用一样,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中的作用也能得到同样加强,以便充分应付开始出现的新现实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最后,我请所有会员国记住,正如新的国际局势要求精简和加强联合国及其各组成机构的活动,并使之民主化一样,我们也有义务为实现正义、和平与发展的崇高目标作出杰出的贡献。我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所有成员都必须履行它们按照《宪章》所承担的义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G.穆加贝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会堂。

副主席弗里奇夫人(列支敦士登)主持会议。

克罗地亚共和国弗拉尼奥·图季曼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先生阁下来联合国,并请他对大会讲话。

图季曼总统(以克罗地亚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在半个世纪的联合国历史中,联合国从来没有聚集过象今天这么多的会员国,从来没有在全球或区域的国际关系中发挥过比今天更为突出的作用,也从来没有首当其冲地承担过它今天所承担的这些问题。这次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是在联合国组织面临极大的希望和更大的挑战的气氛中进行的;在这一冷战后时期,在欧洲共产主义和多民族国家社会历史性崩溃之后,联合国正成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维护者。

苏联和欧洲其他的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的跨台,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希望,并为世界全面民主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世界需要和可能实现哪种多边主义的问题。同时重要的是,在许多新生国家不断出现,加强全球和平正成为人类的根本思想形态的时候,联合国的新作用的问题。联合国必须承担其责任,让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根。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许多新生国家出现、两极格局结束和世界多中心基础强化的情况下,彻底审查各种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

以柏林墙倒塌为起点的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进程不仅使欧洲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使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进程重新确定和塑造了新型的美俄和美欧关系。大国间为了在第三世界施加影响和取得支配地位而进行的竞争性战争几乎已经消失,而目前地区性危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东欧和东南欧,以及前苏联地区,因为深刻的政治、民族、社会和经济变革席卷了这些地区。这些历史性变革的程度之深刻和速度之快是各种国际要素,主要是西欧和北

美各国始所未料的。它们起初时的不知所措,继而演变成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争夺势力范围这一传统的死灰复燃。在国际上,最终的结果是负有最大责任的各国际要素在处理动荡不安的区域危机时缺乏团结和效率,而这些事态发展又危及了已经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目前,欧洲区域性组织的基本价值观和目标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必须对其使命作根本的审查。欧洲集体安全的新体系还有待于确立,总的全球安全体系也有待于确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小国的安全已成为每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

世界对旧的和新的欧洲及亚洲国家的民族和国家解放所带来的变化接受得很慢,理解得更慢,并且在不愿意的情况下承认了这些国家的国际身份。世界觉得很难理解包含在下列事实中起初看起来不能成立的矛盾,即我们已经在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以非常全面的文明一体化为基础的最广泛的民族个体化时代。更糟糕的是,世界没有能够正视这些变化的困难和暂时的动荡结果,而这些变化将最终导致国际关系的全面民主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和苏维埃对苏联和东欧各民族的统治的崩溃已经解决了区域和国际稳定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同样,对国内和国际民主化进程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以及它还必将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崩溃这一事实也缺乏理解。而这种结果是政治民主化和民族解放的必然结果。

世界在功能上的不断一体化是民族独立、国内社会政治民主化和国际民主化的前提,今天对这一事实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矛盾的进程。具体地说,弱小民族及其国家,由于其处境受到威胁,迫切希望保存其国家、文化和经济特征,这

不仅能维护世界的多样化,而且能维持世界本身的发展。应该记住,积极的民族主义,即东欧被压迫民族和世界其他地区被压迫的无国家民族的民主运动是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最大功臣。

弱小民族在实现了其民族主权和国家独立后,出于自身的利益成为“文明”一体化和民主化的支持者。因此,当前国际社会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成功地解决那些影响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前多民族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后所产生的各国之彻底区域和国际一体化的各种问题。

正在如此费劲创建的新的世界秩序是很必要的,但它再也不能仅仅建立在反法西斯联盟或核大国俱乐部占支配地位的基础上。在对法西斯主义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出现了新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反法西斯联盟所针对的国家不能无限期地承受历史的责任。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其国际政治范畴内的国家今天已成为具有巨大发展力量的民主国家,而且这种发展力量对世界来说显然也是有利的。同样,在俄国发生的根本性政治变化和其他巨大变化正在使这个目前处于急剧动荡中的国家从一个以前对国际和平与秩序造成威胁的斯大林式的国家转变成我们所希望的全球秩序的建设性因素。这一全球秩序将建立在各民族和国家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新型基础上,促进相互的利益与和平的稳定。

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军事集团、武器和意识形态的平衡仅仅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稳定的体系,因为实际上它是在首先牺牲小国或无国家民族利益的情况下建立在压制或依赖基础上的。今天,引用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话来说,“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的民主”。(1993年8月20日《纽约时报》,第A29页:“不要使联合国艰难的工作更艰难”)

多边主义当然需要!但问题是什么样的多边主义?在首先是各王朝之间,然后是各国家之间,最后是帝国主义或意识形态-军事集团之间进行争斗的血腥历史之后,我们必须努力建立起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互不相容的文明之间发生战争的多边主义。这些互不相同的文明的残酷纷争正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发生,大有使更大的地区按照文明-宗教集团之间的分裂和冲突为界线两极分化的危险。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在国内、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建立使各种文明建设性地融合并通过和平竞争强化其特征的关系,而不在互相对抗和残杀中浪费其宝贵的潜力。

建立一种能够处理我们的时代各种划时代的变革的新型多边主义还要求我们对联合国进行彻底改革。这主要意味着要加强国际法,此外还要建立各种机制,以帮助联合国及其机构更有效地运作,非政治化,减少费用并更开放地接受各种观点、影响和监督。

尤其是要更加重视安全理事会在处理与国际和平与稳定有关的问题方面的作用和责任。在过去几年中,安全理事会的运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否决权的使用几乎已经过时。但是,安理会的某些决定仍然过多地受其成员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利益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在安全理事会中创造一种合作的气氛,以防止安理会被用作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的外交政策的延伸工具。

克罗地亚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将反映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确保在安理会中区域代表性的平衡。克罗地亚还支持对否决权的享有和使用进行限制。我们时代的更大危机,如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危机应成为宝贵的教训,使安全理事会采取更为有效和协调的行动。

我们还认为,在就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方

向问题作决定方面也应授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度的责任和权威,这样,它在某些具体的决策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享有类似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实施效力。

尽管很难设想大会承担全球议会的角色而有损于会员国的主权,然而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权力的更明确划分,将是需要的。联合国机构应改进其效率并避免在政治上妨碍某些进程,这些机构之间更明确的联系也是必要的。然而,安全理事会加强作用——我们主张这样做——不应影响大会的权威,大会是表达联合国绝大多数小成员国观点的论坛。多边主义作为当今民主的一种形式,应为新的以及在各方面民主的世界秩序的稳定奠定基础。然而,在争取把这一全球组织变成将使所有分歧和对立——无论是自然永久的,还是次要暂时的——的声音得到充分表达的最和谐的机构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忽视最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即国际生活中或小或大的组成部分和力量的作用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责任,在各种事件、时间和情况中都不是,也无法是相同的。由于这点,我们应继续在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活动以及其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和责任方面建设全球组织。

关于安全理事会以及整个联合国的有效作用的中心要点,是需要为和平调解建立一种新的基础。建立于冷战时期的机制将防止集团之间或它们在第三世界的依附国之间冲突的爆发和蔓延的需要作了调整,以长期冻结冲突为目标。今天,和平调解需要更积极和灵活的方法,首先因为需要而且能够采取预防性行动,而且还因为在执行各项和平协议及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时有选择地使用武力。我国——克罗地亚共和国——以及相邻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例子,最准确地指出了现有维持和平部队模式和任务的两个根本弱点。首先,传统的任务——即通过维持停火而冻结冲突——并没有解

决冲突,相反制造进一步复杂情况。第二,也很明显的是,某些其部队正着手执行多边和平任务的国家,正试图通过其维持和平部队的成员及谈判调解员来推行其国家政策而非安全理事会的政策。

改革全面和平行动机制首先需要更有效地利用外交、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协调手段以及在执行维持和平部队任务方面的一致性。这种做法也意味着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它本可以不仅防止前南斯拉夫冲突的升级,而且还会使维持和平部队的伤亡减少到低于执行目前静止状态的任务时实际的伤亡人数,这一任务甚至并未给维持和平部队本身提供足够的保护。

近年来,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索马里和柬埔寨执行维持和平行动中获得了广泛的积极和消极的经验。现已发现,维持和平部队应更有条件,并具有更好的设备和装备,以完成每项维持和平行动中的特殊任务。联合国还应在执行维持和平行动这一敏感方面具有更大的权威。这意味着需要建立已训练良好并充分准备的国家军队,同其所有设施一道供国际社会使用。在目前制度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挑选部队和为在具体地区部署维持和平部队提供必要的设施,这造成推迟行动并大大影响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条件。同样明显的是,区域组织,尤其是区域军事联盟和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成为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和最有效的机制。维持和平行动正以越来越高的比例得到利用,以避免悲惨的人道主义形势或减轻其后果,然而它们仍需在政治调解和组织基本国家体制、以及在初期监督政治和经济重建方面发挥作用。联合国这种愈来愈全面的行动,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在执行例行和高度复杂的任务方面进行合作。国际社会必须在出现明显侵略一个会员国以及国际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安全理事会



采取行动。有选择地进行干预主要对联合国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

在没有利用更有力的手段来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或保护会员国基本利益和促进国际法律标准的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经济制裁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压力的手段。我们认为,制裁只有同其他国际压力和孤立手段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效果。然而,还需要一种更有效的制度来补偿那些自己没有错误但因此承担针对某些政权的制裁的负担的国家。也需要一种更有效的制度,通过执行“对违反制裁的情况实行的制裁”来监督制裁的执行情况。在相反情况下,制裁肯定会产生长期效果,然而在最终目标实现之前,受影响国家的无辜人民、自己无法对付受国际制裁的政权的人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一种新的多边主义,也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捍卫和尊重人权、惩罚违反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法的人、以及保护地球生态平衡作出更大的承诺。尽管我们坚持认为维护基本权利和国际法标准不能优先于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主权,然而不能让侵犯这种权利和违反这种标准的政权和个人躲在“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后面。应当力求在调和两种方法方面取得平衡,而且应在捍卫普遍人权和利益方面以法律确定国际机制可在其中运作的方式和条件,以维持和平与国际秩序。

克罗地亚共和国根据自己的经验——由贝尔格莱德组织的部分塞尔维亚人精心策划的军事叛乱,造成克罗地亚领土的四分之一被占领——支持与国际社会合作来确定保护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最高标准并将之纳入克罗地亚的立法。我们接受国际上对这种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以利于种族间的和解、建立信任以及该国及更大地区未来的稳定。

当然,联合国应越来越多地在危机地区、救援行动、保护环境和确保平衡发展、以及其他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上承担责任,这需要大量资金。因此,维持和平行动的正常预算和资金筹措在大会本届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即将讨论的问题中具有如此关键重要性,并不奇怪。更节约地利用现有资源并改进联合国系统本身的效率,可以减少部分这种支出。我们应避免联合国的行动本身成为一种目的,还应探索各种渠道以取得同国际体系范围内其他组织和各种活动之间规划方面的更大协调。应当更认真地防止联合国系统内的一切弊病和腐败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增加费用,而且还破坏全球组织的声望。

国际社会陷入了许多灾难和危机之中,但是国际秩序却越来越安定下来了。我们受到鼓舞的是,在半个世纪的以阿冲突之后,终于铺平了中东走向更稳定的和平的道路。这一榜样对于解决前南斯拉夫的危机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它显示了严谨的协议的具体用处和好处,尤其是当这些协议的解决也积极涉及主要世界大国的时候,才可能达成这些协议。这些事例呼吁双方为了和平以政治家风度和勇气作出让步,并要求在根据客观国际形势和具体历史时机对国家利益进行估计时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人们期望有关的政治家以及全球性组织的负责官员们讲道理、有原则,坚定但也有节制,在某种程度上不容许狭隘的激进主义,而倾向于为保卫和平和国际秩序寻求最有利的解决办法。

我们也感到鼓舞地看到,正在创造条件,以便明年初从柬埔寨撤出维持和平部队。这给了我们希望,同样的进程也将在最近的将来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并在最可能近的未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得到完成。

我们欢迎在南非共和国将权力转交给大多数黑人

的这一明显进步。我们希望在我国的种族和政治暴力的零星事例仅仅是在该国走向种族容忍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主要政治转变之后的余震。我们相信,国际社会也会找到办法,使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业已开始、后又停顿的政治稳定的进程取得成功。我们还认为,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正如在索马里也需要联合国在下列方面的坚定性:有选择地使用武力、保护和平方量并确保救援。但是在索马里,国际社会也必须在恢复国家的根本职能以及建立该国的法律和秩序方面承担更广泛的责任。对于解决各个问题的作法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损害了维持和平部队的效率,显然,它们并不是由于运作上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产生的。

克罗地亚共和国欢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共同体和联合国为在前苏联各个共和国之间或各共和国之内的各个冲突调解和平所作的努力,我们表示愿意参加这些和平努力。克罗地亚从其自身的努力中得到了加强,它准备尤其是在该共和国之内的战争结束之后,对全世界的维持和平行动的新任务作出更大贡献。

克罗地亚共和国是一个有着突出自然吸引力的国家,它也有一个十分易受损害的环境系统,它将始终一贯履行对行动计划——21世纪议程——和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结论以及里约各项宣言的承诺。

克罗地亚认为,支持持续发展计划就是走向逐渐缩小北南之间不断增长的发展差距的适当办法,这种差距是具体地区以及整个世界政治上和社会上不稳定以及生态不平衡的永久根源。

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危机是今天世界上最困难的危机,国际社会不发挥更为坚定的作用,它就不能得到解决。过去的调解努力已被证明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受到缺乏坚定性的任务的限制,但是也由于个别外来力量的不同政治利益而变得更为困难。它不足以试图停止

冲突、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和进行空洞的威胁,因此使危机恶化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每个人都对打仗感到厌倦”,于是便同意政治解决。南斯拉夫共产党军队、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最初入侵以征服克罗地亚和穆斯林领土并没有遇到坚定的步骤,这一政策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们首先包括对塞尔维亚人所征服的地区进行了可怕的破坏和“种族清洗”,接着是冲突扩大至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方面,还有为剩余的领土进行斗争、死亡人数的不断增长,以及不断膨胀的难民潮,现在数字已经超过100万名痛苦的男女和儿童。

在克罗地亚共和国,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任务取得了某些初步结果,制止了战斗并使南斯拉夫撤军。然而,这一任务却被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叛乱者及其教唆者贝尔格莱德扩张主义分子滥用来冻结所占领土,继续“种族清洗”并巩固占领,它甚至以有害于当地塞尔维亚人的恐怖主义形式出现。国际社会容许塞尔维亚人方面完全无视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和其他协议,尽管解决该冲突的各种模式业已明确和清楚地界定:完全停火和解除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的武装;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交通和供应的正常化;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范围内保证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的广泛种族权利;在被占领地区逐步重新建立克罗地亚当局和治安;建立信任措施;为选举当地自治政府当局规定时间;对所有未被定为犯有战争罪行的人进行大赦。

由于国际社会在履行联保部队任务方面缺乏决心,克罗地亚共和国发现并非由于它自己的过错而处于被施加压力的地位,甚至包括威胁进行制裁,因为它正在力图处理它的关键的通讯问题,或不让克罗地亚城镇遭到来自维持和平部队保护下的地区的炮轰。因此,克罗地亚由于恢复通过马斯利尼察海峡的平民交通而

受到责备,南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部分地区的100万人都依靠这条交通线。先是敦促克罗地亚同贝尔格莱德谈判和关系正常化,然后又指责它这样做。与此同时,没有进行任何有效事项来解除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的武装和防止在联合国保护地区的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我国政策的根本概念之一是保障所有少数民族最全面的各项权利——当然包括塞尔维亚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在克罗地亚地区,在那里塞尔维亚人在战前是多数民族——以利于克罗地亚国未来的永久稳定以及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叛乱者必须让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克罗地亚人和其他非塞尔维亚公民回归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园在维持和平部队保护下的地区之内。贝尔格莱德必须最终承认克罗地亚共和国及其边界,正如全世界所已经做的那样。克罗地亚不能容忍这样一种局势,即塞尔维亚少数民族滥用其权利,以分裂克罗地亚国或建立法律框架以便让在地方自治政府管理之下的领土分离并将其并入“塞尔维亚联邦土地”。这将意味着实现大塞尔维亚设想,这正是目前针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的动机。对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必须继续生效,直到和平也在克罗地亚实现,而不仅仅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这也是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所规定的。克罗地亚坚决吁请始终一贯和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全部决议——不多也不少。

在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同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冲突的范围之内,克罗地亚表现了极大的耐心,这是在前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分崩离析和民主的克罗地亚国正在建立的时候进行的。但是,克罗地亚不能无限期地容忍对其领土的占领、几十万从克罗地亚地区来的流离失所的人所造成的压力、以及国家被分裂的局势。如果维

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没有用更为坚决的词句说明,如果没有为塞尔维亚人执行万斯计划和所有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提出最后期限,克罗地亚就不再被迫接受联保部队任务的第四次延长。使塞尔维亚人从伊格曼和别拉什尼察撤出的办法——军事袭击——也必须用于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共和国对联合国秘书长最近的报告感到不满意,报告建议将联保部队在克罗地亚的任务延长6个月,但对目前的任务没有作任何实质性改变。如果在今后48小时之内联保部队的任务没有作任何修正,以确保积极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和其他文件,克罗地亚共和国将被迫拒绝联合国在其领土上的维持和平行动,并要求联保部队最晚在1993年11月30日之前撤离克罗地亚。维持现状,不过意味着继续占领克罗地亚的部分领土,加上联保部队的无能损害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主权,妨碍其经济和日常生活的正常化。克罗地亚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并不惜任何代价,解决其生死存亡这一关键问题,在此过程中,如有可能,则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如有必要,在目前因塞尔维亚恐怖主义分子和准军事部队而陷入无政府主义状况的地区,将诉诸合法手段以恢复法律和秩序,与此同时,将全面遵守制约战争和人道主义事务的法律。

联保部队进入前南斯拉夫的有关地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肩负了沉重的负担,承受了巨大的伤亡。克罗地亚对联保部队全体成员表示感谢,他们勇敢和忠实地履行了其职责,不顾自己的人身和生命安全,帮助了成千上万在苦难中挣扎的人。克罗地亚不反对联保部队,但它再不能容忍联保部队的无能及其始终受制于安理会有关决议所带来的后果。执行这些决议的有关规定不仅将影响到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生存,还将影响联合国的基本信誉。

克罗地亚拒绝联保部队的任务,并不是要关闭任何人道主义行动的大门,也不是要取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前南斯拉夫展开行动的可能性。相反,克罗地亚欢迎北约组织愿意充当欧洲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监护者,并将积极支持北约组织部队实施和平解决办法。我们还希望看到北约组织参与执行万斯计划。与此同时,对于所有救援和人权组织、欧洲共同体监测员以及参与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提供救援的联保部队文职后勤人员,克罗地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国际因素,我指的欧洲共同体和联合国,已使谈判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走向目前建议的适当解决。应当记住,是克罗地亚共和国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最先支持国际社会提出的所有严肃的和平计划。然而,国际社会的优柔寡断和前后矛盾使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代表得以拒绝或藐视这些计划。如果没有克罗地亚经1992年公民投票表达的同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甚至不可能宣布独立。没有克罗地亚进行的抵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任何地方从一开始就不可能面对塞尔维亚的侵略保护自己。

我们最先承认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最先向萨拉热窝派出大使。克罗地亚共和国对保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出的贡献以及向波斯尼亚难民提供的关怀,比所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尽管穆斯林武装对波斯尼亚中部克罗地亚人口居住区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联盟内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划定的领土发动了侵略。

鉴于过去的事态发展,对复杂的波斯尼亚危机,已经不再有任何完全公正和明确的解决办法,要想实现和平,当事各方必须作出政治和领土上的妥协。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为和平目的作出了重大让步。他们失去

了大部分领土,尤其是在波斯尼亚人口集中的波萨维纳和波斯尼亚中部地区。他们同意接受18%的领土,虽然前万斯—欧文计划设想的份额是大约27%。实际上,出于战略、政治和心理原因,克罗地亚一方不能再同意任何进一步的让步。

应当记住,1948年克罗地亚人占波斯尼亚人口的23.9%。在塞尔维亚人以及以后穆斯林的霸权主义政策的压力下,这一比例下降了。为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同样的原则必需普遍适用。例如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挑选莫斯塔尔与萨拉热窝一道,接受欧洲共同体的监测?为什么不是本雅—卢卡、泽尼察或瓦尔?在那里克罗地亚人正在为生存而斗争。

由于塞尔维亚以及随后穆斯林的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三分之二的天主教教区被占领,或完全清除了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的克罗地亚人,这一事实又当如何解释?国际社会必须全面正视事实和问题。它必须设法制止塞尔维亚的侵略,并设法保护克罗地亚人抵制极端主义分子在主要牺牲克罗地亚人利益的情况下,建立波斯尼亚伊斯兰国家的企图。

无论如何,此时此地,我高兴地向大家报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双方已停止了敌对行动,尤其是在我的倡议和土耳其的斡旋下,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就停止敌对行动和创造永久和平与合作的先决条件达成了政治协议。

我们相信,由北约组织积极承担主要职责,执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计划,解决克罗地亚境内联合国保护区的问题,并由联合国负责实行和平解决,将有助于和平的实现。

出于地缘政治、历史和经济原因,同时为了维护运输网络,克罗地亚共和国愿意在今后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联盟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由于同样原因,克罗地亚共和国支持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实现共产党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现的所有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这不仅符合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且是在世界这一地区实现和平和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先决条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讲话。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立陶宛共和国总统阿尔吉达斯·米科罗斯·布拉索斯卡斯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立陶宛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立陶宛共和国总统阿尔吉达斯·米科罗斯·布拉索斯卡斯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立陶宛共和国总统阿尔吉达斯·米科罗斯·布拉索斯卡斯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布拉索斯卡斯总统(以立陶宛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请允许我祝贺英萨纳利先生当选为第四十八届大会的主席,并祝愿他领导这一庄严组织的工作取得成功。

能在这历史性的大厅中讲话是极大的荣誉,不同于其他地方这里集中了世界所有的胜利和关注,所有的问题和机会。在半个世纪中遭到忽视的立陶宛的声音现在能清晰地响彻全世界。立陶宛有着长期的国家地位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3世纪,如今由于我国人民的决心,世界发生的一些根本变革和国际支持,重新取得了独立地位。

我国正在巩固民主。它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力争确保社会进步并在自由市场原则基础上争取提高生活水平。通过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

我们希望能对一个更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我们不仅有机会在联合国同时还在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欧安会)、欧洲理事会、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提出我们的关切并取得支持。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方面,立陶宛得到支持,在民主化进程和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方面,立陶宛也受到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影响。我们相信由联合国发起的如下国际会议:国际人口和发展会议、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和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对这些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

自从秋季举行议会选举以来,立陶宛政府有了变化。但我们据民主国家传统的外交政策没有变。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优先考虑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北欧国家保持密切合作,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方面同欧洲全面结合。

立陶宛特别谋求同彼邻的俄罗斯、波兰和白俄罗斯建立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立陶宛支持叶利钦总统稳定本国政治局势和坚持改革的努力。我们基本完全同意其他民主国家对俄罗斯近况的立场。

象其他邻国一样,立陶宛正在欧洲的新版图上谋求一席之地,而我們希望能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之间建立密切合作。这类合作以及立陶宛同俄罗斯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同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关系。该地区逐步非军事化,发展自由贸易区以及国际组织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对其未来越来越大的影响都符合立陶宛的最高利益,同时我们认为也符合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

从长远而言,波罗的海沿岸应没有军备。现在就要采取措施加强信任和安全。我们选择的道路——逐渐溶合波罗的海地区各国和友好睦邻关系,应当能将我们带向欧洲共同体并有助于加强这块古老大陆的安

全。

从巴黎、柏林和华沙通往莫斯科和圣比得的捷径要通过立陶宛。然而许多世纪以来,进攻和撤退军队的战车在这些交通要道上来来往往,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痛苦和灾难。但今天我们希望物品运输队能经过我们的领土。我们认为并正在努力保证在一个不在被敌对意识形态分裂的新的欧洲中,我们复杂的人文地理位置将变作新的机会利益和繁荣。我们受到了丹麦、瑞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先例的鼓舞,他们成功的利用了类似的情况和一个较为统一的欧洲提供的机会。

自取得独立之后,立陶宛再次成为更加统一欧洲进程的参与者。立陶宛接受同西方和东方的合作,并认为这类合作有前景有机会。

尽管两国相距甚远,但同美国的关系一直而且将继续对立陶宛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感谢美国坚定不移地坚持不承认非法将立陶宛并入苏联的政策。一大批在新世界遭到避护的移民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我们高度评价美国同欧洲的密切合作,包括同欧安会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作,我们真诚希望为稳定变革世界局势的努力取得成功,敦促后共产主义国家朝着民主和自由市场方向发展。

我们来到联合国,要求它保障小国的利益。一个更为一体化的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自由国家的民主和个性。国际社会应当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采用武力去保卫小国,那怕是最小国家的主权。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最近访问立陶宛的时候强调

“大国的利益在于永远不要强迫小国成为外来强权的卫星国”。

尽管世界上到处都是冲突,但现在还能在纽约这座大厦中听到一些好消息。我们欢迎中东的和平进程和南非、柬埔寨、海地和萨尔瓦多的积极趋势。

8月31日,遵照大会1992年第47/21号决议,从立陶宛撤出了俄罗斯联邦军队的最后剩余部队。我还要利用这一次机会感谢所有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代表对我们合法目标的支持。我也真诚感谢联合国和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他监督了撤军义务的履行,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向维尔纽斯派出了他的特使汤姆·高先生,感谢第四十七届大会的主席加内夫先生,他于7月访问了立陶宛和波罗的海其他国家讨论撤军问题。我们很高兴高大使在庆祝俄罗斯在最后撤军的时刻极时地指出:

“我在立陶宛的工作已经完成,但在其他波罗的海国家还有工作等待我去做”。

在不存在最后通牒或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一个大国从一个小国撤出军队表明了世界的新纪元,感谢国际遵照《联合国宪章》原则所做的努力,那怕是最敏感的问题也能和平解决。尽管在最后一分钟出现了一些分歧,但冷静和平衡外交使立陶宛和俄罗斯能就基本问题达成协议。

我曾多次有幸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两国关系打开了新的篇章。当然,赔偿战争期间造成损失的问题仍在立陶宛和俄罗斯联邦谈判的议程上。

俄国军队仍驻扎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我们相信在联合国的帮助下,这一国际问题将获得成功解决。同时,该地区的稳定将得到加强。

在人民充分意识到民主和自由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之前,这些想法仍将停留为想法。在起初的一阵乐观情绪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失望。在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作为立陶宛总统,我为此深为不安。我认为国际社会不能在继续对这一问题默不关心。

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一个民主和公民国家正在立陶宛建成。那里的人民不会因其民族、宗教和政治信仰而受到的区分。在我国不存在立陶宛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情绪。我们正改革并稳固立陶宛的经济，我们正寻求提供最起码的社会福利保障的方法；我们正在尽可能的为私营创业扫清道路。然而，我们无法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的经济。立陶宛人民耐心、勤劳，为他们的幸福和未来不懈的努力着。但是，对民主和自由市场失去信心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因此，我想十分坦率地向本机构说：尽管我们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支持，这还不够。似乎即便是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也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和提供真正有效援助的主动性。我们偶而感受到最发达工业国家表现出的孤立主义倾向，他们在达到高生活水准之后试图脱离东欧和中欧各国。这使这些国家的未来变得更加复杂；尤其考虑到他们正试图独立地解决他们从不远的过去所继承下来的困难的经济、政治、心理、文化和历史问题。在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仍漫延着一种怀旧情绪，因为当时专制政府为人民保证了其最基本需求，尽管这种保证是以其自由为代价的。这种对假社会主义过去的留恋在没有及时和联合努力的情况下会使一些国家的发展延着对我们所有人无法接受的道路继续下去。

近几年在欧洲和北美，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的思想一直在空中萦绕，但并未实现。然而对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投资——我指的不仅仅是金融投资——的确是我们所有国家未来的投资。对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力量提供更大和更有效的援助将对在这个世界上铲除为二十世纪人类造成如此痛苦的极权主义和专制的残余提供具有决定意义的帮助。

世界随着而大敌对集团的解体已变得更加安全。

然而，这并未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所有安全问题。这类问题的数量实际上有所增加。区域化冲突的可能性有所提高：这些冲突恰恰爆发在那些压制各民族的专制政权倒台的地方。诸如“种族清洗”的令人恐惧的做法必须加以严厉谴责。一个绝对封闭的民主国家的模式已不再是解决彼此独立的民主问题的有效方法。

立陶宛人民尊重各国为其自由进行的斗争，但谴责那种打着崇高事业的幌子所犯下的暴行。前南斯拉夫出现的悲剧的确是可怕的。我们赞成联合国为维护和平和安全所使用的手段，只是国家结构和边界问题的解决往往有交战各国以武力加以确定。联合国在未来应更加主动地采取预防性外交，以便在冲突爆发前争取制止。对每一个非法和暴力行为都需要做出反应，而不是姑息。

秘书长的《和平纲领》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方案。联合国在一个日益变化的世界中的新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本组织未来必须不仅仅是安全的保障者，还必须是经济发展的促成者和人权及少数民族权利的全球捍卫者。在维也纳人权会议期间，我们对设立人权高级专员的职位表示赞成。目前，关于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国家安全以及和平的维护与实施的概念都发生迅速变化。各国自己的问题正变得具有全球性，尤其是在环境保护、难民、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等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邻国之间的合作变得日益重要。

区域性交往日益扩大，国际组织的作用也日益伸展。我们赞成那样有助于保证各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区域性结构和安排。然而，其活动应与联合国监督联系起来，以便大国和强国不至将这种区域性机构转变为统治工具。我指的是不成器的国家。它们需要国际援助，但这种援助不应是在另一个国家强加于武器保护

范围之内以后提供条件以将其同化并使其成为某种势力范围,而应当是尊重并保护其主权和独立的援助。小国有权依赖于一种稳固的安全保障。联合国能够并且应该成为这种保证。从长远看,随着民主与合作牢固地确立在我们的星球之上,联合国可能会担负起一种世界政府的某些职能。

我重申我对立陶宛整整一年前在联合国这里所划出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可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为使联合国实现其目标,重要的是,继续乃至扩大目前正在实施的体制改革,以提高成本效益。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提出的关于建立更加可靠的内部和外部检察机制的倡导。拟议设立的检察长办公室能够有助于向成员国保证,我们基于各项方案的授权得到了最为有效的利用。

我想明确指出的是,立陶宛对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十分关注。我们并不是漠不关心。立陶宛在履行他对本组织所付义务方面有着坚强的决心并且已表明他准备这样做。如果在过去3年中我们没有屡次地被迫讨论涉及联合国预算比额分摊这一困难问题的话,立陶宛本能够更为有力地支持本组织的活动。我国代表团与处于类似处境的其他国家一道曾不只一次地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我想强调指出,立陶宛所持的立场没有改变。分摊比额必须根据各国按其支付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是-依照必须公平对所有成员国使用同一种计算比额方法的原则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加以确定。在努力确保这些原则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们准备与所有代表团交换看法并希望得到他们的合作。

我重申,我支持立陶宛于整整一年以前在联合国这里所作的提议,即,安全理事会可以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立陶宛不仅支持维持和平努力,而且希望最终成为军事和文职行动的一个提供国。

当立陶宛成为欧洲理事会的一名成员的时候,我曾建议举行一次所有共产党后国家的首脑会议。这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新的集团,或因我们的经济困难彼此安慰。在欧洲理事会或也许某个其他组织的赞助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可以提供一个机会,来讨论如何更快地从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弊病中恢复过来的确实方法,这些弊病也许是年青的国家和脆弱的民族制度所不可避免的。我们所有在共产党后国家中的人应该尽快地学会如何在我们自己之间进行合作并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争取成为我们星球的民主社会的更优秀的正式成员。其他国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学会合作的艺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通过联合的努力成功的尽量缩短这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欢迎联合国某些会员国提出的为新的和恢复的民主国家成立一个论坛的倡议。我们真诚地希望在菲律宾开始的运动将帮助使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更为密切地团结在一起,以使它们可以在通往民主和自由市场的道路上,采取共同的方式。

这个大会堂已经充满了正在来临的21世纪的精神。在第三个千年史就要开始的时候,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危机的全球性问题:生态、社会和精神问题以及尚未消除的核威胁。与这些问题相比,民族问题和区域问题是乎黯然失色但我并不认为真的如此。朝着进步迈出的每一个步伐,即使是发生在一个小国或是涉及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都会减少全球冲突的可能性,反之亦然。我认为从立陶宛撤出俄国军队是一项不仅仅限于这两个国家的成就。整个世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变的更美好、更公正,笼罩在其头上的威胁也有所减少。

我认为,这样的成功将越来越多。联合国系统为取得这些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并将继续作出很大贡



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立陶宛共和国总统刚才的发言。

立陶宛共和国总统阿尔吉达斯·米科罗斯·布拉索斯卡斯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副主席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主持会议。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厄格拉斯夫人(瑞典)(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表示,瑞典政府对圭亚那的英萨纳利大使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感到满意。我还对秘书长及其为促进《宪章》原则和加强联合国所作的努力表示敬意。此外,我欢迎本组织的新会员国。

这个世纪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被击败,但思想斗争并没有结束。极权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可以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形式。在许多地方,我们仍然看到种族主义、仇外情绪和不容忍的表现形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受其影响。如果在今天不效地反击些趋势,世界就有可能在明天面对凶恶的多的威胁。

我们在欢迎东欧、中东和南非在和平和自由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同时,必须意识到,这些成就如果不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就将被证明是虚无飘渺的。必须用经济和社会进步而巩固和平与民主、自由以及和解。

个人为改善其命运和其家庭的命运所作的努力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人类愿望,这超越了所有的文化差异。如果妨碍这一愿望,如果希望变成失望,就是为贩卖仇恨和鼓吹暴力的人制造了一片肥沃的土壤。

其安全和繁荣有较好保障的世界各区域现在有机

会来帮助把和平区扩大到那些正为摆脱贫困和暴力的恶性循环而挣扎的地区。这些发展的主要工具是更为自由的全球贸易和更为开放的思想交流。

在欧洲,瑞典希望不久成为其一员的正在逐渐建立的欧洲联盟负有一项特别的责任,来保证不以持续的经济和社会隔绝的形式重新建立铁幕。美国和亚太国家正在其区域中面临着类似性质的挑战。在中东和非洲,我们都有共同的责任。

在今天所面临的所有挑战,—区域冲突、广泛的贫困、环境破坏和武器扩散—我认为我们有一个适当的机会,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口时扩大和平与繁荣所达到的地区。在这项努力中我们必须能够依赖一个强大和有效的世界组织。

当今,联合国正达到中年。再有两年,它就将庆祝其50周年。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利用《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系统的充分潜力的新机会。与此同时,如果要使本组织成为国际社会一个有力工具就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诊疗和下一些猛药。

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曾经说过:

“联合国是,并且应该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演化、勇于尝试的机构。假如它不再这样,就应该对其进行彻底改革或将其抛在一边以采取某种新的方式。”

今天,这些话和在50年代后期一样具有挑战性和适用。

今天我不打算谈论本组织工作良好的那些方面,也不打算赞扬那些值得称赞的主动行动。与此相反,我要集中谈论那些必须进行改革和特别重视的方面。这些方面最重要的是促进和平与安全,本组织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以及促进人权的工作。

在对付冷战后的好几个危机时,安全理事会事实上已经相当大地扩大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概念。联合

国已发现自己经常在各种复杂的冲突局势中从事范围广泛而多种多样的行动。这些行动中有些是属于国内性质的,而其中有许多涉及人道主义的努力。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概念的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在谋求全球安全和和平方面,人们对本组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在维持和平行动中服务的人数在过去两年期间增长了8倍;在短短一年之中,维持和平的预算将增加一倍多。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执行和平协议的工作,将要求联合国会员国提供额外的大量的款项。此外,提供人员和资源的意愿和能力也将得到考验。我很高兴地宣布在这个时刻,在波斯尼亚正在部署一个营的北欧部队。

尽管我们欢迎和平解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对于这场持久而痛苦的冲突则远非是一场理想的解决办法。这有可能仅仅是开始了一种复杂和令人窒息的和平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必须作出所有的努力来对抗那些固有的危险,即持续的侵略、“种族清洗”以及肢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一旦有关各方签署了解决办法,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来建立和平,为受苦受难的人民提供安全而过得去的条件。首先我们需要有一种强有力而有效的维持和平行动,以便协助实施这一协定的规定。

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必须开始一项全面的重建和复兴计划。特别应该注意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处境,注意他们返回家园,并注意妇女和儿童的困境。

从前南斯拉夫冲突中以及从成功的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联柬机构)中所取得的经验表明需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综合的解决办法。这必须成为改革和改组本组织的一项指导原则,以使它能更有效地处理当今的冲突。秘书长的报告“和平纲领”指出了改善

中期和长期处理维持和平行动的各种方法。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维持和平以及冲突后的建造和平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在和平领域内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在这一方面正在进行的各种努力是值得赞扬的而且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北欧各国打算在本届大会期间就这一问题提出建议。在这一较早的阶段我要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应该能够对维持和平行动中的重大局势作出灵活的反应,而这一点就需要更好地提供计划和行动人员。对指挥和控制必须有清楚的定义。对战场上的行动指挥权当然依旧属于各自部队的指挥员。

第二,提供部队的国家、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三者之间密切磋商对于复杂的维持和平行动是特别重要的。提供一种机构来协调和交换信息以便改善安理会与部队提供国之间的接触是可取的。我建议为每个重大的行动设立这样一个机构。

第三,我们促请各会员国积极响应秘书长的要求,提供后备的部队、其他人员和设备,以便一接到通知就很快用于维持和平的目的。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负有特别的责任,确保在它决定进行新行动时能提供充分的资源。

第四,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济努力越来越相互关联,而这一点就需要改进协调。在很多情况下,人道主义努力对于成功地进行维持和平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第五,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众多且形式多样,这就特别需要训练。为了解决妥善的训练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及需要,应该建立联合国的训练学院。在协调和促进各类人员的维持和平行动训练中,联合国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具有长久传统的会员国应负

有特别的责任。就瑞典而言,它愿意作出贡献来提高维持和平人员的技能。这方面包括训练平民和人道主义救济人员,以及训练警察和军事人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各会员国不交会费,就无法满足已经及日益增强的对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的要求。我们必须为尽快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创造必需的资源。不然,我们会遭受损坏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信用和声誉的危险。

正在出现对于区域性安全的新的威胁。联合国和各项区域性安排之间的合作对于对付这些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威胁是十分重要的。在增强全球社会的价值以及在确保有效地使用不足的资源方面,区域性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本着这种精神,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正在申请取得大会的观察员身份。

作为欧安会理事会的主席,我在五月与秘书长签署了一项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的目的在于改善联合国和欧安会在欧安会区域内解决冲突方面所进行的协调和合作执行该项框架文件对于实现宪章第8章的目标是极为重要的。联合国和欧安会之间经常的磋商、相互交换信息和协调各项活动的工作已经开始,欧安会的一些特派团正在监督执行联合国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所实行的制裁。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以及不幸的格鲁吉亚境内也正在采取这方面的具体行动。

作为欧安会的主席,我对格鲁吉亚近来的事态发展深表遗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格鲁吉亚到底能否生存下去现在已经成了问题。欧安会完全支持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为防止他的国家被肢解而作出的努力。所有与会国现在必须为此目的而发挥它们的影响。格鲁吉亚瓦解对谁都没有好处。

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

而且必须成为在这一方面进行改革的推动力,从而反映本组织各会员国的愿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理会的声明即在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方面取得的进展能对维持和平与安全作出极为关键的贡献。早日达成一项全面禁试协定将会增强这一概念。

联合国增加了相当多的会员国,这就使扩大安全理事会成为一个需要紧急考虑的事项。安理会的效率、效能和合法性必须成为最首要的目标。改革必须确保安理会继续在这一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并确保它继续保持采取果断而迅速行动的能力。

联合国在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进步与发展方面有独特的任务。为了克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长期威胁,应该更加关注这些领域。今天,联合国面临的挑战是在支持国际合作和各国政府努力掌握日趋复杂的发展问题方面起重要作用。瑞典期望为审议秘书长关于“发展纲领”的报告作出贡献。

我们和其他国家都日趋关切地看到,联合国在发展援助方面,而且不仅仅是在长期发展援助方面都显得支离破碎并微不足道。显然,如果联合国要能够回应新的挑战,就必须进行广泛改革。

一种更有效的管理体制和一种更广泛、更稳定和更可预测的业务活动筹资办法符合受援国和捐助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使我们政策制定和发展行动的工具更加锐利,以免使瑞典和其他会员国的利益、承诺和资金转向其他组织,从而损害最需要联合国所能提供援助的国家。

瑞典作为一个长期主要捐助国,坚信联合国在经济及社会领域的重要性,瑞典将继续为进行急需的改革而努力。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希望,最近关于继续就各发展方案执行委员会的作用、规模和运作进行谈判的决定将取得成果,从而确保在发展领域有效地进行

工作。执行委员会必须成为能够坚定指导其各自相应组织的工作的有效工具。

促进人权是《宪章》规定的一个联合国优先目标。因此,保护和促进人权应该成为联合国所有活动的基础。

公然践踏人权和人道主义法仍然是世界许多地方上百万人民的悲惨现实。在世界人权大会上,各国都重申了他们对促进尊重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庄严承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不付诸行动,这种承诺就毫无用处。各国都有义务遵守在这一领域的各项国际公约。

我们还必须确保给联合国人权方案分配履行其作用所必要的手段和资助。我们应该紧迫地采取步骤,增加联合国人权中心的资源,并改进其职能。

人权高级专员的设立会提高国际系统更直接地处理各紧急情况 and 严重违法行为的能力。它还有助于改进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人权协调和一体化。人权专员将体现给予保护人权的优先,大会应该迅速审议这个问题。

瑞典欣见大会最近选出为起诉前南斯拉夫境内战争罪行所设法庭的法官。这意味着该法庭不久就可以开始从事其重要的工作。

让我谈一谈联合国的财政危机。令人深感不安的是,90%的分摊会费都迟交或根本没交。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履行它们在这方面的义务。

现在时机已到,应该处理奖励和处罚问题,以促进按时和全额履行财政义务的原则。联合国财政问题独立咨询小组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必须立即得到人们的注意。在这方面,让我们不要忘记对投票权有影响的《宪章》第19条的文字和精神。

调整分摊比例表必须确保更公正和更符合现实地

适用支付能力原则。

在资源紧迫之时,会员国还必须正视优先和有效管理的问题。必须有严格的预算纪律,不应把稀少的资源浪费在缺少明确目标的活动中:必须以最经济有效和最谨慎的方式使用联合国会费。我们欢迎秘书长最近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现在有加强国际合作的独特机会。这个机会之窗比自1945年以来任何时候都大。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一时刻,历史就将作出严厉的审判。因此,我们这一代政治家们应该确保国际合作向前迈出果断的一步。

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可以起核心作用。如果联合国专心从事《宪章》赋予它的基本任务,设法产生必要的支持与合作,那么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会员国对必须加强联合国已有广泛的共识。如果能把这个共识化为迅速行动,我们就会取得很大进展,使本世界组织实现人们今天对它抱有的崇高期望。

梅莱什卡努先生(罗马尼亚)(以法语发言):毫无疑问,今天,“过渡”是给我国和其他国家目前进程下定义的关键一词。有关过渡中国家的项目被列入大会议程表明,大会有能力迅速回应会员国的关切。

去年,我的前任曾向大会强调罗马尼亚社会学习能力的重要性。自那时以来,我们不断学会:民主、法治、政治多元化、市场经济和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都是发挥个人潜力和实现个人期望的必要条件。

我们还学会过渡要比预计的时间长,它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社会代价高于我们最初的估计。但是,这些痛苦的教训根本没有阻止我们作出不可逆转的选择:民主和市场经济。

正如大会可能知道的那样,罗马尼亚在1992年进行了自由和公正的地方选举、普选和总统大选。改革

政治生活和加强法制的第一阶段就此已经完成。显然，政治进程仍在变化之中。现在已有11个政党参加议会。另外，我国选举法的一项特别规定保证了每个少数民族在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即便他们的政治组织没有获得法定的最低票数。同时，现在有一种把政治多元性更明确地塑造成更强大和更规范政治力量的缓慢，但稳定的趋势。

至于经济改革，1993年3月，在普选后组成的政府向罗马尼亚议会提出了其经济和社会改革战略。该战略的中心思想是尽快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这两级集中进行私有化和体制变革同时，还特别注意这些变革的社会代价。

今年，我们已采取一些果断步骤。5月1日，政府已终止向消费品生产提供的所有补贴，从7月1日起增值税已成为唯一的财政工具。

另外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主要西方公司对在适宜的罗马尼亚公司中投资并与其合作越来越感兴趣。这预示着刺激经济活力的良好前景。

但是，我国经济仍面临着一些过渡时期固有的主要困难。同时，不利的外部环境三年来已导致重要的经济部门的产出大幅度下降。其中包括同邻国经济合作的减少，以及联合国接连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行禁运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罗马尼亚严格遵守所有这些禁运。

我们近年来的经验表明，外国在财政和管理方面的援助可以对各项国内努力产生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后几年中，国际援助可以加快我国的改革进程，并促进工业生产，同时也可以改善罗马尼亚经济同世界经济一体化。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可以表明，我们从这一过渡时期吸取的基本教训是——尽管有不容否认的困难——但决

不能走回头路。我们应该尊重并遵照罗马尼亚人民不可逆转的选择，加入民主国家的大家庭。

我们认为，民主和联合国的新作用不仅相辅相成，而且互相加强。在这方面，我要引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7年4月2日在美国国会讲话时所说的以下一番话：

(以英语发言)

“除非各民主国家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否则坚定不移的和平协作就根本不能维持下去。决不可以相信任何独裁政府会自己守信或遵守其盟约。该组织必须是一种光荣的联盟，一种持不同见解者之间的伙伴关系”。

(以法语发言)

这些意见仍然有效，而且恰恰构成我们为全力加强和丰富联合国作用而必须努力实现的目标。联合国在信守其基本原则和目标的同时，自然还必须适应新的政治气候。罗马尼亚深深，并真诚地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打算全力支持秘书长报告“和平纲领”所载的各项意见和建议。在此过程中，我国政府认为，正如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

“联合国是全体会员国的工具；联合国又不止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合而已”(A/48/1. 第512段)。

铭记实现联合国崇高理想必须有充足的资源，我们随时准备充分支持为更好利用资源所做的各项努力，使缴款国家拥有更严格的控制。必须采取坚定的措施。对财会负责必须成为联合国日常工作及其未来各项项目的口号。

扩大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保护环境方案，并使其多样化都是当务之急。但是，必须确保不把这些方案的分配资金浪费在重叠的文件和不必要的环球旅行上。

维持和平行动近年来的扩大令人瞩目,对这些行动也有同样的要求。应该更多地注意成本—收效比率和对利用资源的控制。

新的政治气候提高了安全理事会的作用。这种气候已使人们有可能更有效地利用联合国控制和解决冲突的潜力。

罗马尼亚决心尽力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作出贡献,并已为此目的着手一项特别方案,以提高其充分响应联合国或其它机构各项要求的能力。一支专业军事人员部队已在为此行动受训;我们估计这支部队可以在明年初春投入使用。

鉴于有必要提高联合国在有力行使其职能方面的能力,因此更加需要和欢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支持与合作。在这方面,其他区域协定和组织的贡献,特别是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所从事的值得称赞的工作非常重要。

同时,为了维护维持和平行动的威望和信誉,并确保国际社会的信心,此类行动必须严格遵守使他们迄今取得成功的各项原则和前提。因此,我们必须在给予某些国家在其有特别利益的领域可能试图得到的任何多方授权时十分谨慎。这一点在有人怀疑有关部队公正性时,或在东道国的必要认可可能受到某种压力妨害时,特别适用。

在这方面,更加需要明智和谨慎,因为我们大家都承认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今后新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及其创造潜力必须永远是我们各项努力的核心。我们欣见世界人权大会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我们希望尽快执行这些结论,包括有关创立人权高级专员职位的结论。我们还希望即将于1995年召开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取得更大成功。

我非常高兴重申尊重人权已成了我们社会发展战略普遍接受的标准。罗马尼亚如今已加入几乎所有主要的人权国际协议,并以非常坦诚的态度从事有关国际程序。

国际对伸张人权的承诺是同国家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要通过一份庄严载明国际规定在国内法之上的宪法来实现。今天早些时候欧洲理事会议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接纳罗马尼亚为理事会的成员。这将完成这一进程。总之,国际标准和准则就是我们的标准和准则。

当然,进步,特别是人权领域中的进步,并不仅仅是起草和通过一些新的法律和规定:它还是一个在社会环境中执行的问题。经济方面也同样重要。生活水平和质量对人权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力图把社会保障作为改革计划中的基本方面。

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是保护人权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在罗马尼亚,有14个以政党或组织形式注册的少数民族或种族,他们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自1989年起,我们一直作出不懈的努力采取措施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

今年成立的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扩大了机构的格局,使罗马尼亚所有各少数民族能够参与有关保护他们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特征的决策过程。当然,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原因并非缺乏意愿,而是在于全体人口面临的困难。

我们要强调,过份地利用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无论是对少数民族的自身,还是对多数人口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而言都是有害的。在东欧和中欧及其他地方,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排外、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仍然是重大的不稳定因素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而需要审慎地处理这些现象以及所

谓自决权的新概念,以便防止对其法律内涵的任何贬低。

罗马尼亚代表团愿利用这次机会重申它对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在加沙和耶利哥地区巴勒斯坦人自治原则的宣言表示极大的满意。罗马尼亚政府认为,人们的相互承认和原则宣言代表了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双方理智和政治意愿的胜利,从而不仅为这两个民族,而且为该地区全体人民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带来了新的可能。当然,主要应归功于直接有关的双方,但我们不能忽视国际社会、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国家政府所作的贡献。在这一方面,我很高兴回顾我国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和平与理解所做的不懈努力。

对于摩尔多瓦共和国东部地区的冲突,不幸的是罗马尼亚代表团去年所作的结论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政治解决冲突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直未经那个作为联合国成员的独立国家同意而占领该国领土的外国军队——俄罗斯第14军的总指挥竟然当选为所谓当地议会的成员。

我们认为,撤离外国军队是解决跨德涅斯特地区冲突的关键。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国际社会也具有同样的观点。本届大会坚决重申这一立场将有利于维护摩尔多瓦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最近,俄罗斯从波罗的海各国撤出军队的积极发展是一个有益的先例,将作为本届大会上辩论的项目。

在同一格局内,我们要感谢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特派团不断加强的努力,并保证我们支持它履行任务。我们支持恢复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外交部长会谈的四方机制。

摩尔多瓦共和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这方面非常好的一个迹象是国际社会对所谓蒂拉斯波尔审判的及时反应,当地出于政治原因拘留了一批自称为跨德涅斯特当局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受到威胁。这一审判表明了摩尔多瓦共和国冲突的政治性。

尽管至今为止作出的积极的外交努力,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仍然远远没有解决。作为后继各国的邻国和友人,罗马尼亚真诚地愿意看到该地区尽早恢复正常生活。消除人们的痛苦和控制对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成员的生命威胁是一项极端紧迫的任务。

罗马尼亚重申它非常感谢南斯拉夫和平会议两位联合主席所作的不懈努力。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罗马尼亚政府保证继续努力实现南斯拉夫冲突的和平解决,并支持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共同发起的和平进程。

罗马尼亚坚信,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是消除冲突唯一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它将同该地区其他国家共同作出外交努力。我们共同努力的成功对于我们想要建造的新欧洲和该地区今后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在南斯拉夫危机问题上,罗马尼亚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理事会决议提出的制裁内容。尽管我们的经济在危机和转型期间受到严重影响,但我们认为这些措施是支持谋求和平努力的必要手段。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安会派出的制裁援助团和在罗马尼亚所属河流上巡逻的一小支西欧联合舰队加强了现有监督机制。我们还同沿河各国进行了密切协调。

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我们遭到严重损失的经济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的是,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宪章》第50条精神指导下,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罗马尼亚和其他受影响

国家所经历的困难。然而,我们希望看到把精神转为物质形式。

联合国机构和国际财政机构应当对我们各国的需求作出反应,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去谋求解决我们作为联合国忠实成员而承受的巨大困难。

我们欢迎联合国各机构内就补偿问题进行的认真辩论。安全理事会第724(199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所通过的提议,表达了真诚的道义支持和声援。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道义支持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用漂亮的言词来对付严重的经济需要。我们期待加强协商机制,以审议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并希望各国际金融机构更容易接受新意见。

这将给受影响的国家带来他们应该得到的援助,同时又提高人们对《联合国宪章》的权威及其维持各国继续献身于和平事业的能力的信心。

我们认为,冷战的结束将给国际社会各成员带来新的一般性和具体的责任。如果作为联合国的会员,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民主、和平与安全,那么,团结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手段。在目前的“联合国国际法十年”期间,联合国可作的最独特的贡献之一,将是界定“团结的责任”的法律内容,并同普遍接受的国际法、民主和人权原则,协调执行。我们认为,团结应当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中心战略价值之一。

毫无疑问,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虽然,冷战结束所带来的许多重大期望还没有实现,但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把希望变成现实的最好办法是共同努力,抛弃各种徒劳无功的习惯和自私的考虑。我们的联合努力首先必须是一种充满生命力和强大的团结的表现,是对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明天的能力具有信心的表现。

**迪特利亚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祝贺

英萨纳利大使当选。我毫无疑问,他将以其的英明和他的平衡的方式主持我们的工作,正如他的前任、当时的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加内夫先生一样。

我们在此欢迎新的会员国: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摩纳哥、厄立特里亚和安道尔。

我们也重申我们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感谢和支持,在一种有疑难,但充满希望的国际气氛中,他目标明确,以干练的外交执行联合国的各项新任务。

严重的冲突,如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和敏感的索马里局势,依然存在,它们是联合国工作和努力的课题。世界上存在着因某些民族、文化或宗教的特性而产生的长期区域性对抗和摩擦;这些民族、文化或宗教团体被长期忽视后,现在正要求它们的权利,而这种要求并非总是以和平方式提出。

此外,各国和地区之间还存在着悬殊的经济不平衡状况,而且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协定)谈判的乌拉圭回合有失败的严重危险,因为某些国家政府执意维护不合潮流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对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的贸易机会有不利的影响。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现在也是一个希望和乐观的时代;民主的扩展,人权概念的全球化,以及那些一度由国家控制,如今自由的基础和追求和平的不断努力正在增长的地区的经济开放和改革,都使我们感到鼓舞。

或许,这种希望与乐观的最好象征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历史性协定。

到目前为止,阿以冲突一直是当代历史上最令人不安的问题之一,也是和平与稳定的最大障碍之一。这一漫长和痛苦的对抗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因此,全人类都对已达成的协定感到高兴。



这些协定无疑反映了有关各方坚韧和明智的外交努力,美国、俄罗斯联邦和挪威等国家政府的特殊贡献,以及安全理事会各成员的支持;但首先,它们证明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和领袖的勇气、智慧和成熟。今天,我们愿向他们全体表示敬意。

从一开始,阿根廷就特别关注中东冲突。除其它以外,这是因为,我国境内的阿拉伯和犹太人团体一贯和平共存。因此,我们衷心希望和平,尊重避免对抗的需要,在考虑到双方的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已经达成的协定可以被看作是这方面的一个突破。他们为阿以冲突的全球解决打开了大门。因此,我们对达成这些协议感到高兴,并坚决支持这些协议。我们请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在中东地区有利害关系和影响的国家,象情况所要求的那样,坚决地给予支持。

阿根廷共和国认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不必可少的。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有效运作必须是联合国组织的一个重点。

因此,阿根廷已经清楚地阐明它对安全理事会最终改组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认为,该机构已经恢复了《宪章》赋予它的作用。因此,安理会结构的任何改变都只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永远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注意不危害安理会有效履行《宪章》所赋予它的各项责任的能力。因此,在进行改革,可能带来结构性变化的时候,比如设立新的特权类别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并以上述原则为基础。无论如何,无视已经积极地表明坚决和继续支持安理会重要工作的那些国家的立场,效果会适得其反。

**副主席布尔先生(利比里亚)主持会议。**

例如,阿根廷坚决和积极地支持《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集体安全体系。这项支持多次反映

在根据安理会决议采取的具体行动中,特别是我们对维持和平行动的积极参与。

目前,阿根廷参加了9个维持和平行动;仅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保证派3支新的武器部队分遣队到莫桑比克、科威特和塞浦路斯去:分别是一所战地医院、一支工程兵和一个步兵营。

阿根廷在政治上下定决心尽其所能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此同时,我不得不提到一些目前影响这些行动正常发展和对会员国进行参加的能力产生某种限制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优先做尽可能多的事,以保障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男女人员的安全。

会员国拖欠会费和随后拖延为提供部队政府报销款项给这些政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财政问题。为此理由——而且也因为其本身的国内预算限制——这些国家越来越难以增加它们捐助的部队和设备。应当立即建立一种寻找解决方法的机制。在此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办公室所作的努力以及为设立一支常备部队提出的倡议。

和平的优先目标也迫使我们在每个国家里坚定承诺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作斗争。这种承诺是阿根廷外交政策的主要焦点之一。因此,我们阿根廷的核方案具有完全的透明度。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同巴西签署了一项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全面安全保障的协定;我们已经批准了该协定,本着同样精神,我们停止了兀鹰号导弹项目。

此外,我们同巴西和智利一道提倡修订《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以加强这一重大协定并使其发挥效力;我们希望,这些修订不久将获得阿根廷议会的批准。

与此同时,阿根廷已加入《导弹技术管制系统》,我们已经在国内立法中写进该系统的指导方针,我们

是所谓的澳大利亚集团的成员。我们是《化学武器公约》原始签署国之一，我们积极参加了该公约的起草，我们不久将开始使其获得立法批准的程序。

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部坚定支持有关禁止所有核试验条约的谈判。核国家在实际上遵守的暂停试验表明现在存在着彻底禁止这类试验的有利条件。

在军备领域中，我们支持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我们最近向该登记册提供了所有有关的信息和数据。我们特别关心该登记册在我们自己区域的运作；今年3月，我们同联合国一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有关这一非常重要议题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区域讨论会。

拉丁美洲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很有希望的阶段。区域中的合作与和谐的气氛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由于区域一体化进程获得的强大推动力，民主的扩大与巩固和经济与社会的增长也得到了加强。至于南部共同市场，阿根廷表示其坚定的政治毅力和决心，要促进加强该共同市场。在此方面，我们必须承认里约集团的积极作用，该集团作为对话、合作与协商的越来越有用和可信赖的机制得到了巩固。

该集团的信息和内部通讯体系已经得到了加强，使其能够就共同问题采取统一的立场。这提高了它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内的影响，它在其中发挥了建设性和有效的作用，例如在海地危机问题上。

实际上，我们在海地问题上注意到一条通往民主的道路被打开——尽管还有某些困难。阿根廷欢迎联合国在美洲组织赞助下为恢复该国民主达成的协定，丹特·卡普托先生为此进行了成功的调解，我国有理由对他的表现感到自豪。只要10月30日生效的海地协定得到完全遵守，阿根廷共和国将在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范畴内，向联合国和美洲组织将共同进行的帮助巩固该民主的行动提供一个战地医院。

至于萨尔瓦多，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最近签署的和平协定所代表的实质性进展。我们相信，明年3月举行的选举将成为巩固民主努力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我们还表示对危地马拉的重建宪法秩序的支持，我们鼓励该国人民和政府继续努力加强民主和法治。

由于民主的恢复和经济改革，整个拉丁美洲在巩固和平与缓和气氛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发展。但我们仍然对一个情况感到关心，我们反复表示希望这一情况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最好的选择就是朝着本大陆其他地方同样的方向前进。拖延只会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和使他们的拉丁美洲兄弟感到更加关切。

加强拉丁美洲的和谐气氛需要有新的思想，并导致发展一个以合作、平衡和透明度为基础的适合目前时代的区域安全结构。我们相信，合作安全对拉丁美洲来说是一项现实和可行的建议，我们敦促区域各国对此给予特别的考虑。

拉丁美洲必须完全进入新的国际环境。根据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中关于区域组织作用的想法，它应当加强美洲国家组织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阿根廷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样对前南斯拉夫境内蔓延的冲突感到痛苦，我们支持旨在实现紧急解决的努力。

我们对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该部队协助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努力在其部署的地区预防冲突的恶化。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一议题的决议，并强烈谴责“种族清洗”的作法和其他战争罪行。因此，我们支持设立一个国际法庭以审判那些据说受控应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负责的人，我们特别谴责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平民人口的不人道的攻击，重申需

要达成一项以伦敦会议原则为基础的有关各方能够接受的协定。

我们特别对国内和国际武装冲突对儿童造成的严重后果感到深切的不安。我们敦促整个国际社会对这项严重问题予以最大的重视,并且最紧迫地开始执行适当的援助计划,以减轻儿童的痛苦,特别是在诸如索马里或前南斯拉夫之类的局势中。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应当对这一问题——同有关家庭的问题一样——予以最大的重视。

至于塞浦路斯,我重申,我们支持冲突的迅速解决,我们敦促各方接受秘书长斡旋使命中制定的计划。

我们还重申我们对联合国旨在保障科威特领土完整及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决议的明确支持。我们将继续支持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的决定,这些决定就这一具体问题要求尊重国际边界——已确定的——的不可侵犯性以及航行驶入的权利。

关于南非,我们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道欢迎最近采取的旨在保障明年四月的自由和公正选举以及建立过渡期执行委员会的立法措施。我们继续支持旨在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和非种族的南非的多党谈判进程。这是另一个即将在今后几个月内有结果的国际事件,其重要性确实远远超过我们甚至在几个月前的想象。

我必须向我几星期前在非殖化特别委员会上那样再次提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我重申阿根廷对这些领土以及对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有根有据和明确无误的主权。通过谈判和平收复这些群岛,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和永久的议题。

联合国非殖化特别委员会在其最近的会议上,首次未经表决通过了一项有关该问题的决议,决议再次敦促各方开始谈判。因此,我们随时准备开始谈判。

正如我告知特别委员会的那样,如果没有在南太平

洋地区的冲突我们同联合王国的关系会是极好的,在那里除了主要的争端之外,一些具体方面也存在着问题。然而,在这种总的情况下,在其中一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我们在减少自1982年冲突延续下来的安全限制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就1993年度捕鱼达成了一项临时谅解。我们现在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这一行动正由于英国最近对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的某种单方面管辖决定而变得困难——该协议必须反映出阿根廷目前把其自己的捕获与该地区实际的储藏量联系起来的合法决定。

关于石油问题仍然存在一种僵局,这既因为阿根廷提出的一项有关合作的具体建议遭到拒绝,又因为联合王国想要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们仍然确信,合作之外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我们相信,潜在的投资者也会这样看问题,因为它们在其他任何状态下的情况会非常不确定和不稳定。

阿根廷同岛民的关系是一个在过去几个月内取得重要进展的方面。

自大会上届会议以来,群岛上的居民与阿根廷之间一直保持联系。我个人曾几次与其中一些人进行接触。我国政府重申其信念:在群岛与大陆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我们重申,阿根廷同联合王国是该争端仅有的两个方面,然而我们还要强调我们与该领土居民进行对话的意愿,因为他们应得到我们的考虑和尊重。我们还知道他们的意见在伦敦的分量。

与岛屿居民之间的对话在我国受到广泛支持,是文明地争取解决争端的一种自然发展。重要的是岛国居民自己也明白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骤,因为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共同前进。

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会议批准了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和制约性。今天,再也不可能象专制政府在过去所做的那样宣布国家对待其公民完全属内政。

事实上,绝对主权的原则已是相对而言,在联合国范围内采取行动的国际社会已为谴责无论出现在何地的侵犯人权现象以及执行具体措施以保障人权能够得到充分行使奠定了法律基础。因此,我们支持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职。

此外,阿根廷政府认为,新闻必须享有普遍和彻底的自由,因为这是尊重其他重要人权的根本保证。任何可能出现的行使新闻自由的过火情况,与限制这种自由政策的可怕欠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阿根廷支持调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体制,以提高它在这方面的效力和全球信誉。

在环境和发展领域中,我们继续最优先重视执行《21世纪议程》及有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化的公约,并最优先重视把全球环境设施作为在这些领域和海洋污染和臭氧层等有关领域执行环境项目的财政机制。

阿根廷将积极参加订于1994年举行的国际人口和发展会议。我们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赞成一致同意的有关该领域中行动方案的概念基础。

我们还将积极参加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并强调该谈判进程以及列入首脑会议议程的内容十分重要。

我还要提到本组织财政状况的恶化,它如此严重地影响到其正常活动,并威胁到维持和平行动的正常运转。

现实告诉我们,解决该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各会员国及时全额支付所承担的财政款项。这种支付是恢复联合国良好财政状况的一个根本因素,但无疑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认为,必不可缺的是采取紧急步骤,使本组织不多的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更加有效,从而避免管理混

乱和可能出现的舞弊现象或低水平的管理做法。

预算控制和活动的进行之间的适当平衡,将使们能够实现完成《宪章》规定的目标所需的财政稳固。

最后,我们要重申我们的坚定信念:尽管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但我们正看到在那些在当时指导了联合国的创立者们的各项原则方面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发展。

那些关于普遍和平的理想今天似乎更加伸手可及,在这方面阿根廷共和国——一个民主和热爱和平的国家——真诚希望对加强基于法律和正义并受到联合国保障的国际体系作出贡献。

彼得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祝贺圭亚那的英萨纳利主席当选为大会第48届常会主席的职务。我深信,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在加强联合国和建立和平和繁荣方面将取得成就。

在存在了几乎50年以后,联合国所面临了挑战的数目和重要性要求进行改革。会员的数目正在增加。冷战现在已经结束,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按《宪章》所预见的那样发挥作用。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指望联合国解决他们的冲突。人们期望联合国为世界所有各地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人们期望联合国在克服贫困差距方面起领导作用。期待它取得从生态角度看可持续的发展。期待联合国提供发展援助、环境援助和紧急援助。期待它在取得民主和尊重人权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权利方面起领导作用。期待它对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救济。还期待联合国防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手段。

要应付这些挑战,联合国必须进行改革。让我集中谈改革议程上的七个项目。

第一,丹麦特别重视根据《宪章》所述的安全理

事会的作用。前不久安理会在作出决定方面的效率使人们对它对于危机作出反应的能力产出了新的希望。

因此,重要的是确保安理会的成员反映今天的形势。丹麦政府承认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善其代表性是有道理的。我们也承认,有些具有全球影响和责任的国家可能希望看到这点在安全理事会的构成中得到承认。我确信,那些会员国将会对联合国的各种行动承担特殊的责任,尤其是对履行安理会的各项决定方面作出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贡献。

我的第二点是,我要忆及丹麦一直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因此,丹麦准备讨论如何在维持和平、建立和平和预防性外交领域加强本组织。北欧国家企图以特别的兴趣关注这一问题以便在大会本届常会中提出建议。

在马其顿所布署的基本上是由北欧组成的维持和平部队是预防性部署的一个具体榜样。此外,丹麦正在建立一支有4 500名士兵的反应旅。可以将它们部署在联合国维持和平、建立和平和人道主义行动中。我们准备向联合国备用部队提供该部队的一部分。在维持和平领域改进计划、缩短产生成果的时间和增加灵活性方面,这一备用部队安排将会是关系重大的。

丹麦支持联合国在预防冲突和管理危机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和平纲领》中在这方面的某些建议已经得到执行,对此我表示欢迎。

第三,今年六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重申了人权的普遍性。会议也加强了妇女的人权,这是很正确的:妇女的权力确实是人权。

如该会议所建议,大会应决定设立人权高级专员的职务。我们也应采取实质性步骤增加用于联合国人权计划的资源,包括联合国人权中心。

有些时候不干涉一个会员国的内部事务的原则必

须屈从于国际社会的一项决定以取得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尊重,诸如免受饥饿的自由和受到保护免于种族灭绝。此外,也必须尊重平民百姓不分国界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

丹麦充分支持为在武装冲突地区活动的联合国人员取得安全并对他们进行保护所作出的各种努力。

第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我们也需要一个强大的联合国。联合国必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需求作出有效反应。除非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得到解决,否则就不会有持久和平和安全。人们希望明年秘书长将起草的《发展议程》将有助于联合国在21世纪安排优先事项。

通过达到公认的联合国关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的0.7%,其中0.15%给予最不发达国家——我们就将显著增加对于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的数量。那也将明确地表明国际致力于认真处理其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五,众所周知,丹麦对联合国发展活动给予大量捐助。我们的捐助务必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利益,而不要浪费在官僚主义和无效率之中。我们必须使捐助国相信,联合国及其基金和方案能作为很大部分发展援助的有效渠道。否则的话,将会日益增多地使用其它渠道。会员国必须显示它们对根本改革的承诺——而不仅是做做门面。

在过去的一年中,进行了认真谈判为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重建和振兴寻求妥协解决办法,但是最后没有达成协议。对此形势,丹麦政府深表遗憾。我们真诚希望,大会本届常会将弥补这点。

第六,必须承认社会和平同战略和平是同等重要的。我们把1995年3月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国际首脑会议看作为把人民置于发展中心的一个机

会。对我们来说,民主作法和公平分配资源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

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和第四届国际妇女大会都将纪念1995年联合国50周年。为妇女大会所进行的筹备应导致对于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大量投入。同样,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成果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所发出的强有力的信息,表示他们致力于弥合男女之间在社会和经济机遇方面的差距。

我的第七点是关于秘书处的。秘书长就任以来对秘书处进行了若干改革。我赞扬秘书长所进行的这些改革,并向他保证我们支持他为了使秘书处效率更高所作的努力。

应该进行一切努力以消除秘书处的贪污、浪费和管理不当。我欢迎关于设立主管检查与调查的助理秘书长的职务。这是朝着建立监察长职务的第一步。但是这些倡议本身并不能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危机。这需要各会员国及时全数交纳它们分摊的会费。这是对本组织会员的基本要求之一。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员国包括安全理事会一些常任理事国可以要求联合国进行援助,包括采取维持和平行动,而却不交钱。这使联合国不能履行其重大职责,也使部队派遣国例如丹麦感到联合国不能履行其对我们的财政义务,即偿付丹麦的联合国人员和设备的开销。

下面我谈一谈世界和联合国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中东,我们目睹了历史性的突破。我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迈出这一步,走向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表示敬意。我对挪威在促成这一协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表示赞扬。

我还欢迎以色列和约旦签署了进一步谈判的议

程。我希望以色列和叙利亚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进程将很快取得进展。

为保持这一势头,国际社会必须提供充分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丹麦同其他北欧国家一道,在初期阶段即已决定认捐一大笔款项。我们还表示了将通过这方面的主要援助者欧洲共同体,对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承担义务。

相比之下,我们对前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表示遗憾。国际社会只应接受通过和平手段和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在这一点上,我对欧文爵士和斯图滕贝格先生作出的不懈努力表示敬意。

危机的解决必须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不能接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牺牲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利益提出的领土解决办法。目前最重要的是,当事各方应显示必要的灵活性,以达成他们可以自愿接受的解决办法。此类安排必须保证保护人权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必须继续进行制裁,直到满足了可以取消制裁的各项条件。在塞尔维亚一方忠实执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协定之前,制裁不能有任何松动。任何阻碍人道主义援助和车队自由通行的进一步企图都是不能接受的,并将对当事方与欧洲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严重后果。

安全理事会按照其第827(1993)号决议,决定设立一个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丹麦坚决支持这一决定。

前南斯拉夫的冲突可能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承担的最艰巨的任务。丹麦参加了联合国保护部队,派出了大约1,300名维持和平人员,并向欧洲共同体监察团提供了大量捐助。为数众多的丹麦人还参加了在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主持下进行的人道主义工作。此外,丹麦还通过丹麦的非政府组织向各种国际救援方案提供了大量财政捐助。

针对迅速和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全区问题的第836(1993)号决议的要求,北欧国家决定向现场派遣联合国北欧联合营队,由约1,300人组成,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图兹拉周围的安全区。这支部队可望在10月份进行部署。这一决定清楚表明了北欧国家愿意作出其贡献,推动解决这场悲剧性冲突,保护平民不受战争蹂躏。

在非洲大陆,我们既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苦难、区域冲突和侵犯基本人权行为的继续。

正如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上星期五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上所雄辩地阐明,南非实现了走向民主的历史性进步。我欢迎他请求取消对南非的经济和外交制裁。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即这将促进民主进程,加强民主变革的力量。

我希望提请注意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1993年6月8日决定,针对在多数人治理和民主方面的事态发展相应调整他们对南非的政策。

丹麦随时准备支持南非的努力,以实现与联合国关系的正常化。联合国一方应在南非的这一艰难过渡时期对它给予支持。当务之急应是支持第一次民主选举。选举必须作到自由和公正。我完全支持曼德拉先生上周的请求,即安全理事会应审议联合国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南非的这一努力。必须确保顺利走完民主道路的这段最后旅程。丹麦准备作出积极贡献。一旦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还将执行一项对南非的过渡时期援助方案,其数额约为6亿丹麦克朗,或大约1亿美元。

南非的暴力仍然极为严重,令人无法接受,这是对

该进程的唯一最严重的威胁。我们呼吁当事各方作出一切努力,制止暴力。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支持这类努力。

在索马里,形势仍然极为严峻。对联合国驻索马里维持和平行动以及救援人员的攻击持续不断,对这种令人遗憾的行动怎样谴责也不会过份。内战的当事各方必须明白,暴力最终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我们支持联合国促成在索马里实现谈判解决的努力,并支持消除索马里人民苦难的努力。

长期以来,苏丹始终存在国内冲突和对最基本人权的侵犯。秘书长已经指定了一名苏丹人道主义事务特别代表。丹麦促请各方努力寻求对国内问题的政治解决。我们全力支持特别代表的工作,并支持采取其他步骤,改善目前的局势,包括制止对人权的侵犯。

丹麦祝贺柬埔寨人民历史性地、成功地选举了制宪议会,并祝贺该议会提出一部新宪法。这次参选人数之多令人印象深刻,制宪议会热忱地完成其任务,这是民主与和平进程的胜利。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联柬权力机构)以及参与投票站工作的国际官员所做的大量努力和艰苦工作。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柬埔寨的和平进程和重建工作。我重申丹麦在这方面的承诺。

今年,1993年,是世界土著人国际年。丹麦政府愿促进土著人自己的组织,以期使他们充分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我们同格陵兰自治政府一起协作支持提高对包括伊努伊特人在内的土著人特殊情况的认识的努力。

丹麦特别关注的是,上千年来一直居住在北极地区的土著人民面临环境恶化的危险。1993年9月16日,丹麦政府和格陵兰自治政府在格陵兰首府努克主持了

第二届关于北极环境部长级会议。在会议通过和签署的《努克宣言》中,8个北极国家承认了土著人民在北极区环境管理和北极区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以及他们的经验和传统习俗的重要性。丹麦政府将建立并资助一个秘书处,促进土著人民有效参与《北极区环境保护战略》和实现北极区持续发展。

最后请允许我说,除联合国外别无选择。只有联合国具备必要的合法性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维持和平行动,建立国际法庭并援助全世界受苦的人民。

与此同时改革联合国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我们全体会员国的任务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达成一致。我们必须表明,在这个讲坛上所说话的背后是一种使联合国能够履行我们人民要求的许多职能的意愿。

西拉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很高兴在几内亚人民纪念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时,向大会讲话。1958年5月28日,是几内亚一致投票选择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一天,从而加速了非洲人民解放的进程。

这样就容易理解我在这一纪念日转达几内亚人民及其总统兰特纳·孔戴上将的和平和友好致意时的自豪与高兴了。

我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祝贺英萨纳利大使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他履行职责。他的个人品质、丰富经验以及他的同事的宝贵的协助预示我们的工作将取得成功。我也向他的同事表示祝贺。

我还非常赞赏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保加利亚的加内夫先生阁下指导上届会议工作的技巧与献身精神。

最后,我国代表团高度评价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为建立和维护和平克服一切困难所作的不懈努力。

姐妹的厄立特里亚共和国的独立及其被接纳为本组织会员国使该国人民感到宽慰并使国际社会十分满意。我欢迎厄立特里亚并祝愿它在重建家园的艰巨任务中取得巨大成功。

我欢迎接纳厄立特里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摩纳哥公国以及安道尔共和国;这再次肯定了本组织日益普遍的特点。

冷战的结束通过一系列往往预计不到的事件迅速改变了世界地域政治。虽然有可能认为全球对抗的威胁已经被消除,但是我们不安地注意到武装冲突的扩散和加剧,造成严重生命损失,基础设施和财富的重大破坏,平民百姓遭受流离失所,饥饿和疾病的极大痛苦。

这是何等的自相矛盾!国际社会一方面作出重大努力去防止或限制武装冲突,另一方面国际行动却得不到必要的资金去消除这些冲突的源由及表现形式。这就是当今国际关系的显著特点。

总之,需要更多的资源恢复世界和平。

尽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是,近代历史有利于联合国复兴;由于态度和观念的转变,本组织已在国际关系的困难时刻真正成为和平的保护者。

我们在寻求政治问题解决中到处看到的积极倾向本应促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得到改善。然而,那种状况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严重恶化。研讨发展方案的国际论坛的数目的增加并未能扭转我曾提到的走向不平衡的趋势,这是令人遗憾的。

今天,世界储蓄处于严重的压力下,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发展资本供应相对于非洲各国日益增加的需求不足,尤其当我们考虑到处于转折阵痛中的东欧各国的新需求时更是这样。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仍在持续;它正在扩大差距并使第三世界国家已经不稳定



的发展条件恶化。

对非洲来讲,这一危机则由于下列因素而加剧:干旱和沙漠化、官方发展援助停滞—因此实际上是减少—贸易条件恶化及其必然结果、出口收入明显下降、结构调整方案产生的相反效果以及外债负担。

请允许我特别强调最后一个问题。各位成员记得债务问题的严重性曾使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提出召开一次非洲债务特别首脑会议。尽管一些债权国采取了一些减免措施,该问题今天仍象过去一样普遍和突出。国际社会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不对债务问题进行全面和协调一致的研究,第三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方案将因此遭受危险。

发展资源的缺乏造成从南方各国向北方各国大规模迁移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这一迁移现象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在于南方各国的经济复苏。

环境问题—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人类通过其毁灭自然的加速了我们世界的逐渐蜕变,以至我们今天正听到警钟在耳边响起,这一事实难道还需要我强调吗?

人类在过去对生态系统的自然损耗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今天,他已成为破坏自然环境的主要角色,其手段是一些方案的不恰当设计与实施所产生的综合效果、对科学与技术的不适当使用以及人口增长失控。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真正的发展必须包括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因素。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的各项决定采取后续行动。环境保护是人类的共同责任,所有国家必须为此作出贡献。地球上任何地区都无法逃脱环境破坏,无论它是人为的还是自然造成的。

我国过去雨量充足并被称为西非分水岭,对其雨量和自然水道流动率的减少表示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对目前在高级持续发展委员会举行的谈判感兴趣的原因;谈判目的是起草一项国际公约,以便在那些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与沙漠化和干旱作斗争。

一些政治危机,包括在南部非洲、索马里、利比里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其它地方的政治危机的持续存在对人类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威胁。

幸运的是,南非出现积极发展,一种有必要建立一个民主和多种族社会的明显意识似乎已植根于民众当中。尽管有人不大情愿,但过渡执行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公民社会举行的和平示威和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都使人们有理由表示乐观。

我国代表团认为,政治气候的明显改善使得取消对南非实行的经济制裁成为可能,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纳尔逊·曼德拉主席所要求的。除其他原因外,这种政治气氛的改善是由于各政治派别表现的妥协精神所致。

有鉴于此,人们有理由对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开展的活动表示极大的满意;该组织通过其观察团及其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并在与联合国合作为在南非业已发生的和平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安哥拉,民族和解进程在点燃了一线希望之后似乎受到由于安盟的不妥协所导致的范围扩大了战火阻碍。然而,只有各方遵守《比塞塞协定》和选举结果才能使安哥拉人民重获和平与安全。1993年9月1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建议对安盟实行制裁的决定必须得到加强和严格执行。因为只有对安盟及其领导人持一贯坚决的态度才有可能结束这场造成死亡和毁灭的痛苦的内战。

关于西撒哈拉,有关各方必须与秘书长和所有有

意愿的各方合作以便实施和平计划,这对危机的圆满结束是至关重要的。

利比里亚在近四年中一直是我们大陆最血腥的内战之一的战场。一些冲突方面拒绝妥协已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和严重的物质破坏,更不用提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向包括我国在内的邻国的大规模涌入;我国目前收留大约60万人。

然而,我们欣慰地注意到在西非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和联合国的联合主持下,并在非统组织的支持下,于1993年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使冲突各方进行建设性对话已成为可能;它是寻求持久解决这一令人可怕危机的持久方案的唯一途径。

我希望,有关各方在西非共同体主持下于1993年7月25日在科特努签署的《日内瓦协定》意味着在该国与该分区域恢复和平与稳定必需的条件已经具备和建立。但毫无疑问,为实现持久和平,扩大西非共同体观察组以包括来自西非共同体之外的非洲部队并同时得到国际观察员的强有力支持是实现集合部队、解除交战各方的武装和举行民主选举以便恢复正常宪法生活的保证之一。

索马里冲突正变得越来越悲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联合有效的行动。为实现迅速政治解决,关键要制止那种使索马里局势复杂化的迅速升级。联合国必须在面对既考验蓝盔部队也考验索马里民众的许多暴力行为的情况下恢复其和平使命。

要克服和平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并使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所负有的使命获得成功,安全理事会必须决定一项新战略。我国政府呼吁索马里冲突各方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在兄弟的索马里恢复和平与安全的政治进程取得成功作出贡献。

在中东,在一个仇恨、动乱与犹豫不决的时期之

后,冲突各方正逐步地走向持久和平。

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关于耶利哥和加沙自治的协定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相互承认,这是双方的勇气与政治现实主义导致的结果。几内亚作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成员欢迎这一令人高兴的事态发展。

对我国来说,以色列国及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存必须是一个不变因素。在耶利哥和加沙之后,所有其他领土的解放接着将会促进两个社区之间关系的巩固。

在这一非常敏感的地区走向全球和平之举应当得到国际社会援助的鼓励与支持,以便使巴勒斯坦国取得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

为了防止新对抗,国际社会必须保证科威特和伊拉克尊重边界划分委员会的结论,该委员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833(1993)号决议明确地规定了这两个国家之间安全和不可侵犯的边界。

选举的成功使柬埔寨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这一缓和正在结束柬埔寨人民多年来遭受的苦难。有理由对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感到高兴。尊重《巴黎协议》将是对持久和平的保障,并将促进该民族复兴的工作。

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由于诸如“种族清洗”以及宗教等不符合常情的理由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有组织屠杀,以及冲突的旷日持久,突出了该国由于冷战的结束所造成的分裂,而该国直到最近为止还是强大和统一的。

在经过许多努力之后,参与冲突的三个社区仍然未能达成稳固的和平。可惜,在一些国家无能为力和其他国家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弱肉强食的规则仍然有效。只有在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保障,特别是该分区

域各国的保障下进行认真的谈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才会有真正的安全与持久的和平。

关于朝鲜半岛,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半岛上两个国家的和平统一。

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处于其社会及其体制的民主化阶段。但是,这一实质性改革的成功还是要考虑到各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现实,以便取得和谐与持久的发展。

几内亚共和国在这条道路上采取了重要的步骤。它的成就包括批准了多数非洲的和国际的关于人权与人道主义法公约;通过了我国的基本法,要求建立总统制,三权分立,法律至高无上,政治多元化以及权力分散;设立最高法院,以除其他事项外,确保在投票过程中没有不正当行为;全国通讯委员会开始运作,其任务是保证新闻自由,以及所有政党有平等机会利用国家通讯媒介;政府决心组织公正与公开的选举。总统选举将于今年12月5日举行,随后进行议会选举。

我们认为,在几内亚的这些民主化努力如同多数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应当得到我们的发展伙伴的进一步支持,以便保证其成功。

将于1994和1995年举行的一系列国际会议,特别是关于人口、妇女与社会发展方面的会议,证实国际社会有兴趣改善我们各国人口中最易受伤害的阶层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并关心他们参与发展。

1993年,国际社会对出现一个和平与普遍尊重人权的时代有了更加积极的兴趣。

这一点可以在两个会议上得到证实。今年6月在维也纳,以及最近在日内瓦,我们聚集在一起,思考并评价过去的工作,考虑今后的前景,以便消除痛苦的起因,并且重申我们对人类的尊严信仰。

但是,在没有防止与惩办严重侵犯人权的国际机制

的情况下,一切保障性措施都是无效的。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建立一个拥有刑罚权力的常设国际法院将是保障与促进人权的重要步骤。

这种司法体制,通过使对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人不可避免地受到惩罚,将会使现有的国际法更为有效。

但是,我们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消除有选择地对特人权的倾向,这种有选择性做法表现在对应谴责的事例或应实行的制裁区别对待。

此外,人权与社会发展其他方面之间现有的联系要求制订出全国性方案,这些方案能够促进对家庭的保护,因为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使妇女参与发展,并且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保护易受伤害的一部分居民——即儿童,老人与残疾人,其方式是通过建立有利于发展其个性的条件;并通过国际合作,协调国家法律的和谐以及批准现有的国际公约,努力与生产,销售和非法贩运毒品与精神麻醉物质作斗争。

随着这些措施的实行,还必须制订出有效的战略,以制止艾滋病传染,该疾病的危害性已经使其成为人类生存的一个严重祸害和威胁。

必须争取裁军方面的进展,希望裁军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

秘书长在其联合国工作报告,及其各项来文中描述了联合国组织的财政状况;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情况是自相矛盾的。在把维持和平与发展的新任务交给联合国的同时,这些任务所需的关键性资源却在减少。我们赞扬秘书长,并支持他实行紧缩措施,并且改革组织结构,以提高联合国系统的效率。

我国代表团强烈敦促会员国按时地、及时地支付其摊款,履行其财政义务,以确保联合国履行职责,允许联合国有效地发挥作用。

我希望我刚才所要转达的信息是坚持不懈和不放

弃希望。这一信息的基础是冷战后世界的变化的现实,以及这些变化在世界一些地方造成的分裂,我的信息是要促请联合国组织执行新的和积极的战略,以便在平等、公正、和平、合作与争取民主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这种坚持不懈的态度要求我们不断努力,坚持使国际关系民主化。联合国系统一些机构的运作方法及结构必须修改;决策机构必须精简,并且具有各国和地区平等代表性。

这种坚持不懈的态度是我们希望的基础,希望在进入21世纪之际能够掌握我们共同的未来,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共同走向和平,各国的发展以及促进人权。我们的共同生存取决于我们的团结以及我们将这一希望转化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现实的行动的效力。

**斯库比谢夫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我祝贺圭亚那大使塞缪尔·英萨纳利阁下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我还要感谢保加利亚的斯托扬·加内夫先生阁下为上届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此外,我还要强调指出,波兰政府对联合国秘书长在过去一年内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表示十分赞赏。

我首先要谈谈本组织一些及时的目标和任务。我想先讨论联合国在冷战后组织和和平方面的作用。在冷战后时期,联合国正面临日益增长的期望和责任。这一趋势将在今后几年内继续下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中,联合国尽管有缺点和局限性。但它却为对付那些尚未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以及为迎接新的挑战提供了最好的场所。本组织面临着创造一个更为美好、更为民主和更为公正的世界这样一个任务。实际上,我们十分需要建立这样一种世界的理想。我们常常会向我们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正起而应付这种局面?我们应该如何在个别国家以及国际范围内解决目

前的领导危机?

联合国为形成我正在谈论的理想提供了合适的纲领。首先,这一纲领应该建立在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状况进行评价的基础上,特别是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即不论国家大小也不论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强弱,世界已成了多元化世界。它还应该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使用多边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四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不仅仅是适应新的局势,而且应该对它的发展施加影响,以便达成一项全面的解决办法。目前的危机有着很多方面。今天,它的主要根源来自尚未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来自诸如领土争端和种族紧张关系等政治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将来各国间权力新组合,结果,我们到那时将会面临诉诸武力的前景。秘书长在他的“和平纲领”中部分地谈到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而我们尚未制定出一项民主改革的宏伟战略。我认为联合国应该更加系统地开始探讨它现在和2000年之后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准备的步骤之一可能包括编写一份关于联合国作为冷战后全球变革的领导者 and 世界新秩序的促进者的报告,这一任务可交给知识最为渊博的个人、研究机构、跨国公司和其他机构。该报告将作为阐明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未来职责的依据。

我们必须对联合国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各优先事项进行彻底的重新审查。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联合国适应于冷战后的和平需求。改革应该考虑到目前正在各会员国中发生的变化。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不仅在中欧和东欧而且在其他各大洲的不同地区都有这样的国家。我要利用这一机会补充

说,波兰将坚定地,不可逆转地致力于它始于1989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波兰外交政策中的优先事项稳定不变。

处于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命运并非仅仅是它们自己的问题。它们的成败难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国际社会一定要支持它们的改革进程并协助新的民主国家为实现改革、恢复经济、社会进步以及充分参与国际交流而作出不断的努力。这种办法将协助它们更快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安全问题的军事因素依具有重要性,尽管它同冷战时期有所不同。联合国已经制订了一项裁军议程。近150个国家签署了化学武器公约一事表明,新的政治气候是如何有助于达成盼望已久的各项协定并使我们更接近一个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世界。我们希望在核裁军方面将有同样积极的发展。开始就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进行的谈判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一大步。联合国应该对付核武器能力可能扩散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的扩散所构成的威胁。波兰十分重视为举行1995年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而进行的一丝不苟和建设性的筹备工作。

我现在要谈谈人权问题。有很多的理由表明,为什么本组织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人权问题上。我认为,本组织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在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层部门发表讲话时所说的话:

“联合国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普遍性、全球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它由各主权国组成,但又极为关心所有个人的福利。他对个人的关心、对其社会的关心以及对世界社会的关心,并不是象有些人声称的那样,必然是相互矛盾的。”

对人权的范围、国家在维护人权方面的责任和国际社会在监测人权方面的作用存在意见分歧。联合国

各机构多必须扩大其谈判和调解能力,巧妙地克服这些分歧。道德、人的固有尊严和法治都是基本标准。人权必须表达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行使人权正在成为全世界稳定和安全的先决条件之一。

基本人权具有普遍性;其实质是绝对的,并同环境无关。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世界各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的存在视而不见。应该适当地顾及它们的存在;但是,不能说践踏人权和不执行有关文书是正确的。把对此类非法政策的批评和依法纠正此类政策试图视为对国家主权的侵犯是毫无道理的。联合国应该使促进、发展和有效捍卫人权的活动成为其同各国合作的一部分。

国际和平与安全、持久发展和人权是联合国应该集中处理的三个密切相关的领域。我认为,应该有一项人权纲领来补充“和平纲领”、《21世纪议程》和即将提出的发展纲领。铭记维也纳会议的成果,人权纲领将构成确定标准、履行权利和预防违反情况的行动计划。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和更容易的方式得到国际保护。联合国应该修改申诉程序,使其更加具有普遍性。在设想第二和第三委员会合并为一个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同时,波兰建议设立一个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委员会,把它作为大会的主要委员会之一。我们建议扩大人权委员会的职责、职权和编制。我们还紧迫地支持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建议。

另外,我们应该探索区域一级促进人权的方式。可以授权一个小机构监测东欧的遵守人权情况。该机构可以设在华沙。东欧是一个敏感地区。该机构可以是日内瓦办事处的一部分。我建议华沙是因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欧洲理事会已经在那里运作,这个情

况可能有助于联合国和各欧洲机构在此领域的合作。该区域使人们对目前进行民主改革的国家如何推行民主和人权有很深的了解。

人权的一个方面最近变得极其重要。我指的是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的武装冲突中践踏人道主义法的情况越来越多。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保护战争受害者国际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情况更加糟糕。平民人口更经常地被当成人质和交战军阀的主要目标。大众媒介每天都向我们描绘战争暴行的景象。我们联合国绝不能对这些事实无动于衷。波兰同大家一起要求采取紧急行动,以恢复对人道主义法的遵守并维护《日内瓦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的权威。波兰政府坚决支持保护战争受害者会议通过的《宣言》。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特别注意在内战中维护人权和人道主义标准。战争罪行应该受到惩罚。

我愿提请大会注意的第三个任务是发展。富国和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是紧张局势和冲突的重要根源。甚至欧洲也没有幸免。它受到了出现新“铁幕”的威胁,这是一个经济铁幕。我相信,制定中的发展纲领将全面涉及这一潜在危险的各个方面。我们需要一个面向人民的发展范例:人权具有其经济方面。经济和社会困难对国际安全与全球稳定有决定性影响,而且经常导致践踏人权。主要宗旨是创造伙伴和团结精神。我们期望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具体规定社会发展方面的必要任务,从而加强持久经济发展。

我现在讨论一下对我所列举的目标和任务特别重要的一些程序和方法。首先,我要谈及解决和处理争端。新的世界形势要求人们重新和日益注意国际法及其执行和应用情况。波兰欢迎扩大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虽然这种扩大仍然有限。如果此后进一步撤消对

条约管辖权条款的保留就更理想了。

波兰支持秘书长要求各会员国在2000年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结束前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呼吁。国际法院通过其咨询管辖权可以处理诸如政治决定的法律成分等问题,并审查行政部门的行动或联合国一些主要机构之间的关系。

和平解决争端需要采取新方法。象《宪章》第三十二条所列的传统手段可以使其各案例的是非曲直,同维持和平、缔造和平、甚至强制措施结合起来。我们必须区别同一冲突中的各个阶段或不同成分,每一个阶段都要求有不同的办法或不同的程序。让我们不要忘记,日益增多的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如何不能被简单地“解决”。相反,对这些冲突应该进行“处理”。所有这一切都为巧妙地应用各种联合国机制开辟了新的前景。

我现在谈一下在联合国议程中占重要地位的维持和平问题。这关系到联合国的成功以及由此塑造的形象。“和平纲领”制定了概念范畴。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以及特别是执行和平的工作需要健全的指导方针,程序以及详细的行动计划。尽管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还需要做许多事情。关于明确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其时间表、管理以及经费的节省等方面性的问题也要求联合国的特别注意。

鉴于军事和文职维持和平人员惊人的伤亡人数,波兰充分支持迅速地草拟一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文书的主张,可能的情况下采取有关维持和平行动人员的安全的公约形式。联合国不应当在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情况下展开新的行动。这涉及到联合国组织的信誉,以及它可能对我们大家的安全作出的贡献。

区域冲突在联合国议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具体的情况下,区域性机构可提供帮助,因为并不是所有

地区都有这种随时处理冲突局势的机制。但是,这些地区可以努力建立这样的机构。联合国也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区域努力的重要性对于非洲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该洲面临着许多具体的困难与问题。我们应当更加关心非洲。波兰支持旨在和平解决冲突,建立或者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的各项倡议和方案。

鉴于目前在南非共和国进行的根本性立宪改革,波兰支持结束对该国的制裁以及其他限制。

最近中东的事态发展表明了达成妥协和实现和平解决的真实意愿。波兰同意这一观点,即大会应当赞同这一和平进程,并且呼吁在中东进行区域合作。同时,大会应当避免重复可能损害这一微妙进程的决议。

我们认为,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当时及时地作出反应,本来可以避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达到目前的规模。显然,我认识到,在一场其当事方既属于国内也属于国际性的冲突中,非当事方的影响是有限的,而解决办法最终必将来自于内部。波兰拒绝绥靖政策,也拒绝强加的领土解决办法。

最后,关于制裁问题。我要提请你们注意执行《宪章》第50条的情况。我认为,由于实行制裁而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会员国应当得到的不仅仅是协商,以及向国际社会发出的考虑其负担的一般性的(因此也是无效的)呼吁。由于制裁现在已变得更加频繁,第三国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问题不能忽视,事实上这个问题现在就被忽视了,应当紧迫地制定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机制,以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联合国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正经历了一受到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的潜力进行的基本的重新估价与重新评定的影响的活跃的过渡时期。

联合国正在进行调整,以便为世界塑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和改善人类状况作出应有的贡献。联合国有很好的

的机会在和平与安全,可持续的人类发展以及民主和人权这三位一体的范围内确立全面的议程。联合国可以因此实现《宪章》“成为协调各国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行动的中心”的希望。

卡格勃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去年,我国元首瓦伦丁·斯特拉瑟上尉向本组织介绍了由于利比里亚内战对塞拉利昂造成的破坏。他向大会说明了塞拉利昂由于那场冲突而不得不忍受的痛苦与困难,以及这场冲突对区域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告诉联合国组织,在塞拉利昂的这场战争不仅还在继续,而且继续夺去了许多无辜的塞拉利昂人的生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40多万塞拉利昂人在国内流离失所,25万多其他的塞拉利昂人不得不在邻国寻求难民地位,更不必说国家经济所遭受的破坏。

因此,由于我们的国土遭到破坏,我们的经济几乎被摧毁崩溃,可以理解,我国迫切地希望利比里亚恢复和平。没有和平,塞拉利昂就不能进行其国家的经济复兴。塞拉利昂人还希望,如果恢复了和平,我们就能够收拾起我国现在的烂摊子,恢复生活,再也没有必要动用大量资源镇压叛乱。我们还希望,在冲突之后,全国临时管制委员会政府将能够集中精力展开建国的基本任务。因此,我们在这一论坛上再次呼吁向我们几十万流离失所和沦为难民的同胞及时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因为只有得到这样的帮助,他们才能够重新生活。

本组织的社会经济援助对我们致力于战后的重建和恢复也是必要的。我们的“心的呼唤”是国际社会向一个急需帮助的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虽然它急需帮助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这个国家作为真正的其兄弟国家的看护人并以国际社会的名义采取了行

动,以制止流血,帮助在利比里亚恢复法律和秩序。

因此,我们希望最近关于这场冲突的《科托努协定》将继续为在利比里亚实现和平铺平道路。我国政府期望,在安全理事会的协助下,现在可以迅速建立和部署联合国驻利比里亚观察团,并有效支持秘书长建立的信托基金,以保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驻利比里亚军事观察组的继续参与。

和平计划的一部分要求沿我国边境建立缓冲区,防止来自利比里亚的人员和物资渗入我国领土。我们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名义要求本组织全力支持我们的请求。考虑到过去两年来,西非国家尽管个自或共同面临种种巨大问题,仍然在没有什么外来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承担了维护利比里亚和平的重任,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国际援助就显得尤其必要。在一个有10个最不发达国家和最贫困国家的地区,如果没有这类外来援助,西非分区域显然很快不能够继续承受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军事观察组的重担。

我愿在此发出警告:在我们看来,《科托努协定》提供了促成利比里亚和平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该协定失败,恐怕该国将成为另一个索马里。因此,联合国的支持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各会员国将向信托基金慷慨捐款。这样做将拯救生命。

在继续表达我的想法之前,我谨以塞拉利昂代表团和我个人的名义,热烈祝贺英萨纳利大使当选为主席,主持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期间的审议。

我还应当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他的前任——加内夫先生阁下的深切感谢,他干练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努力推进了本组织的崇高目标。

我们尊敬的秘书长,本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决心,继续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忠实履行他的职责。我们就他最近的报告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我们还要向那些在本届大会上成为正式会员国的国家的友好政府和人民表达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的良好祝愿。我们确信,它们的加入不仅促进了普遍性的目标,而且,它们将以新的活力有效促进我们寻求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的努力。

我们认为本组织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在本届会议期间的言论和所作的承诺将对今后的事态产生重大意义,本组织的再生将要求我们记取前不久的教训,放开眼界面向未来。

塞拉利昂衷心希望,冷战时代的结束将迎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黄金千年。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一系列局势导致国际环境更加暴力,更加不安全。我们看到冲突和困苦严重影响了一大部分人类的生活,我们现在更加深深地感到无助和绝望,几乎使我们怀念起旧日的秩序和局面。但怀旧是没有用处的,只能导致逃避主义,不能帮助我们记取以往的教训,指导今后的行动。

现在让我转向一个我们大家始终深切关注的问题,即维持和平问题。对于维持和平的原则和效率,我们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维持和平的费用已经几倍于本组织的正常预算。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类开支眼看将超过联合国建立以来用于发展的资源。我们确实认为,现在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上。冲突一旦发展成为公开的敌对状态,就很难加以控制,如果在此之前能够制止和解决冲突,必将更好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并大大减轻本组织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列举一系列例子来说明我们曾经坐失良机,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利比里亚冲突。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更多地注意预防冲突,而不是不惜代价,将部队送往各个战区。近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我们无力承担风险,将我们人员的生命损失在本来可以预防的局势中。请允许



我重申塞拉利昂对目前世界各地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坚定信念和承诺。我们对以维持和平人员为其暴力目标的那些人的行动表示遗憾,我们向那些代表我们大家作出努力的英雄儿女表示敬意。

然而,如果目前军火在冲突地区的扩散继续下去,我们坚持追求和平和维护和平的努力将不会得到预期的收获。我们大家都知道,许多目前正在发生军事冲突的第三世界国家并不生产军火。另一方面,它们仍然是一些最致命武器的接受国。这类武器,一旦提供给敌对派别,不管他们是叛乱者还是其他什么人,主要受害者都是无辜平民。今天,由于使用多年来军火制造商向非洲各种叛乱运动提供的武器,我们看到屠杀正在进行,人们死于非命。

因此,事情很明显,我们要想制止流血和屠杀,必须对出售和扩散武器和军火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我们认为,在这在措施中,应当包括在第三世界扩散和日益频繁地使用地雷和其他爆炸工具,它们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尤其是无辜平民的伤亡。叛乱部队从秘密来源得到了这些地雷,埋设和使用地雷不断造成平民死亡。因此,我们欢迎欧洲共同体的倡议,即在本届会议上增加一项关于这类问题的项目。我们相信,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于应付这类地雷的存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冲突问题,我们希望重申,我们支持最近结束的国际保护战争受害者会议及其各项建议。我们确信,人道主义法必须普遍适用广为人知并得到充分尊重,必须予以扩大,以全面包括非国际冲突。

我国代表团继续关注南非势头日益增大的政治事态发展。然而,虽然正在进行的谈判带来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我们同时对持续的暴力深感悲哀,这种暴力的目标主要是无辜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暴力,

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令人厌恶的,在一个需要耐心、勇气、决心和宽容的时代,一些胆大妄为的集团和个人利用暴力来谋求政治资本,只能使我们大家感到担忧。

因此,我们谨呼吁各方,不论派别,行使克制,放弃使用暴力。但是,我们更请各国政府及各政治领导人行使他们的影响力,说服他们的支持者不要威胁民主进程,并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南非作建设性努力。这一呼吁也适用所有新生的民主国家。

现在多数人统治的目标已经在望,而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长期受苦的黑人应当坚定地团结一致,以便他们能够共同让新的南非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既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为了所有南非人的利益。

我们呼吁南非黑人加强团结,并认识到他们有责任以事实驳倒种族隔离辩护士的断言,即黑人没有能力统治自己。只有当他们团结一致,停止暴力时,他们才能享受他们长期忍受痛苦,现在最终将要赢得的争取自由斗争的成果。

多年来,塞拉利昂一贯支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全面解决中东冲突。我们认为,最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相互承认,使朝着在中东充分恢复和平的方向迈出的非常积极的一步。

我们也鼓励还在进行的有关中东问题其他方面谈判的所有各方,为了它们自己的人民,为了全人类的和平,表现出同样的宽容精神。几十年来,它们的人民所经历的只有倾轧、冲突、痛苦和仇恨。

塞拉利昂支持科威特的领土完整。我现在谈谈本组织中的另一个重要事项:即安全理事会的运作。

毫无疑问,正如越来越多的国家继续鼓励自己的公民更多地参与实现国家的目标,这种寻求政治和

与正义的国家认识对安全理事会也必须是一个有启发的榜样。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机构,安理会的决策过程必须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合法性,因此,它应当容纳国际社会更加广泛部分的意见。

在此必须表明我们对国际社会,但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各主要角色确保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的意愿的关注,本组织的许多小会员国也有同样的关注。

显然,时间已到,应当阐明在保障没有能力从事自卫的那些国家的安全的努力中应当追求的那些标准价值,并使它们相信,它们依靠联合国保障其主权不受强国侵犯并没有错。

在最近若干问题上未能制止侵略,已经严重地削弱了冷战结束所预视的共同安全安排。世界各不同地区所发生的侵略一再得不到果断的解决,已经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先例,它破坏了小国对联合国组织保护能力的信任,鼓励机械性地付诸如自卫,同时增加武器的聚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大规模践踏人权,甚至进行种族灭绝的人可能还剩下的一些担心,即他们的可悲行为可能遇到国际社会有目的地坚决反应。

在今后的日子里,国际社会必须对威胁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作出坚决、毫不含糊、及时和平衡的反应,这样,波斯尼亚的经历才不会成为国家间关系中的特点。让这种观点盛行是不可取的,即在某些问题上,国际社会已在其他问题上更愿意采取有利行动。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必须对索马里境内的安全局势明显恶化表示关注。我们表示相信,尽管有挑衅,但仍然必须继续区分索马里人民、军阀和持枪者。我们坚决拒绝那些想在索马里人民头上称霸的人民,并对那些在索马里执行任务时牺牲的勇敢的维持和平者的家属表示衷心的哀悼。

今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会议克服了摆在它面前的无数挑战。除其他外,会议涉及了妇女和儿童权利等基本人权,并重申了人权的普遍性,以及国际社会在世界范围内保护这些权利的合法作用。会议还重申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及发展权利的重要性,并通过若干切实步骤,在私人 and 公共生活中促进和保护人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执行这次会议的各项建议。

我们不愿重新辩论人权标准问题。40多年前,联合国就已确立了这些标准。重要的是,人权应当继续是普遍性的,非选择性的。世界各地的人民,不分其种族、宗教、性别或阶级,都必须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保护。

今天,我们看到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以最残暴的种族灭绝方式在世界各地重新抬头。联合国必须发挥更加有利的作用,努力防止和尽可能减少深受这种人对人无人道的最黑暗表现的痛苦与危害的人民的痛苦。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在许多土地上,在每一个大陆上,在每一种种族、肤色、语言和宗教的人民中间,冲突都导致可怕的暴力。正如人民已经指出的那样,种族紧张已经成为全球各地各种非常不同的社会中的种族断层线——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比较稳定和不太稳定的社会都一样。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警惕这种危险。

塞拉利昂继续关注难民与流离失所者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自己也成了这种现象的受害者。除了预防和避免难民流的努力以外,如果我们的人民要能返回他们自己的社区,留在那里并重建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必须有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所说的“紧急发展基金”,以满足他们在保健、教育和就业领域中的基本需要。在承认国际社会过去在世界各地难民问题上的慷慨表现的同时,我们请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捐赠国不要屈

服于援助疲劳”，而要满足它们的兄弟姐妹紧迫和切身的需要，这些人中有许多并非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倾刻成了难民。

因此，塞拉利昂促请国际社会正视这些时刻存在的挑战：如何援助被赶出家园的人民，特别是在冲突和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如何使流离失所者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重建他们的生活；以及如何防止和解决难民问题。

但是，尽管我们为减轻难民问题提供了帮助和援助，我们仍然相信，除非并直到国际社会能够解决贫困的灾害，这一问题将无法解决并一直存在。因此，我们热忱地希望，尽管时机已晚，将能够再次找到新的动力，预防并消除这一人类痛苦的状况。

确保共同安全基础的必要性显然比减少或消除军事冲突更进一步，它信奉整个人类的安全。实际上，许多社会的福祉取决于此，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政治和社会动乱或军事冲突的根源仍然是严重的贫困。不消除这一灾害，人类发展的前景将仍然是暗淡的。令人遗憾的是，对我们许多非洲国家而言，特别是我们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在通过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纲领的两年之后，我们的经验还是失望和沮丧。尽管多数非洲国家执行了结构调整计划并建立了民主体制，新议程所承诺的发展伙伴关系尚未兑现。除了少数例外，执行新议程所需的资源并未提供给我们。

今天，尽管本组织为解决这些明显的问题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贫困和不发达继续纠缠着象我国这样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令人遗憾的是，新的世界秩序看来把非洲的经济和发展需要及问题放在其优先秩序的较低档次上。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未获成功是因为缺乏国家社会提供的资金和支持。执行这一新议程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参与，特别是捐助国政府和

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各方案。因此，最为重要和迫切的是，国际社会向非洲提供经济、技术和发展援助，不幸的是，它尚未对我们的需要作出充分的反应。因此，我们呼吁我们的发展伙伴向我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使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能够成功，使我们所作牺牲不会只是浪费时间。

我们目前的状况也突出说明需要紧迫地支持提议中的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有效运行，该共同体的目的是要加强非洲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必须向非洲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使它们能够克服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我们完全接受非洲人自己要承担非洲发展的责任，但很明显的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实现并维持发展的目标，尤其因为我们面临种种障碍，包括极其不利的贸易条件，我们必须获得国际社会更为强大得多的支持。有了这种支持，我们将能够适当地利用本大陆的巨大潜力，使我们不会再次失去机会，为非洲向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作出有益的贡献提供催化剂，我们大家都必须从这一经济中获得好处。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期待着即将举行的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它将向国际提供又一次机会，对支持非洲的发展努力作出承诺。我们还期待着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的平衡和圆满的成功和世界贸易的扩大、商品价格的改善、进入市场机会和非限制性贸易措施的扩大，这将为所有国家造福，特别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

决不能允许许多非洲社会每天经历的同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作斗争的创伤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改善我们人民的福利与其说是通过援助实现，不如说是依靠下列长期措施实现，其目标是解决沉重的债务负担、歧视性贸易措施和使我们许多国家所遭受损失的低下的商品价格。我们非洲人很乐意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挽救自己，但是当我们自救的手段牢牢掌握在别人手

里时我们就无法这样做。

我们面临着一个极为痛苦的困境,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地位,我们目前看来无法影响决定我们命运的势力。但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应当阻止我们去寻找发展和繁荣的新的方法。新加坡、大韩民国、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积累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从长远来说,只要作出牺牲、下定决心和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

尽管这样,非洲的不发达是独特的,除非国际社会采取建设性和有效的综合措施,例如以债务交换发展和其它债务宽缓措施,我们将继续无法找到解决非洲经济危机的方法,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在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的世界上,极其需要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和技术合作。

至于联合国环境与开发会议(环发会议),我们欢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建立,以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职能委员会。现在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确实执行委员会的任务,确保环发会议后续工作的有效进行。塞拉利昂欢迎在1994年4月召开发展中岛屿小国持久发展全球会议的决议。

最近举行的联合国跨界和高度回游鱼类会议强调调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沿岸国的困境,指出某些远洋捕鱼国继续不分青红皂地推进,其中一些不仅在管辖区外捕捉跨界鱼类,而且进入和侵犯我们这些国家的领土的权利,而目前没有一个建立在持久基础之上的有效监督、控制和监测系统。甚至这些国家中获得有关捕鱼许可证的船队也不宣布正确的捕获量,以进行可靠的数据记录。结果,在我们多数国家的国家管辖权范围内鱼类捕获量的真正情况没有人确切知道,因此,塞拉利昂尽管位于海洋生物资源最为富饶的地区之一,由于这些远洋船队的活动,只能从这些资源中获得少量的收获。

这种现状当然是不能持久的,并且不应当任其发展。较大的国家和机构利用我们在技术上的弱点开发我们贫乏的资源只会使我们的经济情况恶化。而这种滥捕的做法也很可能耗尽我们国家的鱼场并成为巨大的环境危害。因此,我谨重申塞拉利昂代表团对那次会议得出的结果的支持,我们希望,这将基本改变目前对我们海洋资源的开发。我希望,我们的专家不久能够同联合国的专家坐下来制定对我们的海洋资源进行公平和审慎的开发的模式。

回顾人类在过去几十年追求和平、安全和社会进步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必须承认所取得的结果是有得有失的。

例如,几年以前世界怀着希望与期望看到各个国家和社会注入了新的能量,它展现了一个新的、生气勃勃的时代的期望,我们的各个社会在这一时代中将最终实现和平的潜力,而全球的环境也将变得更加美好。那时,我们很多人都相信:如果历史使我们懂得什么的话,那就是它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除非我们使自己摆脱深深嵌入已过去了的时代的有缺陷和信誉扫地的老模式,这一征途的成功是不能长久的。我们当时希望,我们会象长生鸟那样从未实现的梦境的灰烬中飞升,开始一次实现我们对一个黄金时代的理想的征途。

今天,在这一征途上走了一段之后,我们开始捉摸这个梦境是否并非幻想,是否万物所依赖的新现实将受到所有大国和小国的诚意与合作中形成。

过去,我们很多人呼吁以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意识来培养和建立正在形成的秩序,同时铭记必须使新的方向基于我们都信仰和同意的原则。我们仍然持这种观点。然而,尽管最近几个月中出现了重新振兴本组织所担负的控制危机以及更广泛的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活动的进程,我们却愈来愈关注正在出现的对我们都期待的全球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预兆不祥的趋势。

除非我们作为联合国能够使各成员之间就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措施达成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国际安全的保障就不能持久。新的能量应促使我们找到今天问题的根源以缓和人类很大一部分生活中继续存在的可怕状况。应以新的动力打破长期以来使人们无法接触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及找到解决其问题的方法的限制。

我们殷切希望,我们大家将以新的观念和承诺实现这些目标,以便能够建立在本组织的理想的标准内所构想的世界新秩序。

卡里亚斯·萨帕塔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极为荣幸地就大会主席当之无愧地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一事向他表示洪都拉斯人民和政府的真诚祝贺。

国际社会让他承担这一十分微妙的角色,是对他个人及我们的兄弟国家圭亚那的功绩的承认。我们相信,他将以其经验和已得到证明的能力十分成功地指导本届大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还热烈欢迎本组织新的成员国: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安道尔和摩纳哥公国。我们这样做时完全相信,我们将在联合国的范围内与他们建立并加强友好与合作的牢固联系,而他们的参与将有效地促进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充分实现。

洪都拉斯共和国象在大会上届会议上一样,根据这些同样的原则呼吁向如国际法院这样的以法律解决争端的世界机构提供更多的支持与资源,它的裁决促进了使向它提出的争端得到和平解决。我们高兴地指出,一年以前国际法院就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边界争端作

出的裁决,我们现在正遵守这一裁决,而边界居民正在完全和谐的情况下生活。

关于裁军问题,我们注意到有关核武器破坏力的重要讨论,敦促核武器国家就削减和销毁这种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达成良好、可核查的协议,同时考虑到这种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危险,并确保从军备竞赛中节省下来的愈来愈多的资金转用于国际发展合作所产生的需求。

很自然,在普遍裁军领域的活动中,应优先考虑核裁军,然而这绝来不能妨碍尤其是在区域一级的常规武器裁军领域中的新的努力。

洪都拉斯极为关切地注视着仍然存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不幸局势:敌对行动的升级、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以及把通过侵略征服的领土载入法律文书的企图。

因此,我国坚定支持安全理事会的如下努力:保护流离失所的人口,向其提供食品、药品和保护,并实现停火和解决妨碍恢复该地区和平的各种问题。

在索马里,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来确保联合国在该国的干预行动不仅会缓解使其居民不幸受到的饥饿,而且能够在索马里人的充分参与下走上和平、共处和恢复正常的道路。

南非已十分坚决地选择了这一希望之路,国际社会欢呼种族隔离最后残余的结束和民族和解及国家重建的开始。

整个世界抱着重新点燃的希望剖析在挪威政府积极调解下进行的谈判,这种谈判导致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组织最近签署了有关互相承认的历史性协议。这是在各国人民自决权利问题上使中东睦邻友好关系正常化迈出的又一步骤。

洪都拉斯政府一直感兴趣和关切地注视着几十年

来使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互相对立的激烈斗争,欢迎这一积极的事态发展并希望伴随而来的将是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和平协议。

同样,我国一直极为关注海地的事态进程,我们欢迎阿里斯蒂德总统与该国武装部队首领之间经过联合国秘书长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特使卡普托先生的调停而签署的协议。

该协议的文本除考虑解决危机的一系列基本规定之外,呼吁使海地的合法总统返国并遵守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所作出的一切承诺。我国对为执行《加弗纳斯岛协议》中确定的时间表而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表示坚决支持,该协议导致议会批准罗伯特·马尔瓦尔总理的任职,这又使对海地的禁运得以中止。

在中美洲,1991年12月13日的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已经生效。通过建立中美洲一体化系统,它使中美洲国家组织的法律框架适应该地区的新现实,该系统在该地区首脑会议的推动下正在加强和培育有利于所有中美洲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一体化的新制度。

根据这一基本目标,我国期望以日益增加的决心和政治意志看到本地区建立为一个和平、自由、民主和发展的地区,更积极地介入国际社会的重建的新秩序。

然而,尽管本地区和平进程有了进展,中美洲危机的许多根本原因仍然存在,在对付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仅仅是一个开端,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威胁着要破坏已经取得的所有成就。

只有在各国政府和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平民社会的各个有组织的部门都广泛参与并作出承诺的时候,和平和发展才能牢固地建立。

中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困难对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都会产生影响,这是一个事实。因此,在地区框架内采取一致的行动以加强同内进程,同时充分尊重每个国

家的具体情况是必要的。

因此,洪都拉斯政府呼吁我们的中美洲同胞们在最近的将来会晤,以便推进得益于国际支持的各种努力的协调,并使有可能对于正在进行的经济一体化抱有希望。

在中美洲建立和平的挑战要求我们对于受到贫困影响的地理区域给予优先注意。而这又要求我们通过以下做法促进更大的社会参与:通过在地方一级的人类发展概念深化分散经营的进程并通过以现实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表达该社会发展,这种政策鼓励国内和外国投资。

今年在洪都拉斯我们将举行自1980年民主恢复以来的连续第五次大选,我们的政策是坚决支持中美洲地峡的经济一体化以便巩固带来更大社会幸福的增长的成果。

一个经济持续增长、重新振兴的中美洲,尊重自然环境并同时不断采取行动迅速提高其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对于加勒比海地区的永久安全的最好保证。中美洲在加勒比海之内,同加勒比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的各项原则协调一致,在本世纪末能够巩固和平和合作的时代。

在巴西的圣萨尔瓦多、巴伊亚举行的第三届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关切地审议了发展的主题,强调社会发展。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在那个国际大家庭中重申了致力于代议制民主政体、促进遵守和捍卫人权以及促进我们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语言、传统和一个共同的未来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为了对在这个新的合作论坛所作决定采取后续行动,我们伊比利亚-美洲人必须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成功召开加强承诺,这是智利政府的倡议,得到洪都拉斯的热情支持,我们希望本届大会将对它给

予最后推动。

毫无疑问,为使我们各国取得繁荣所作的所有这些努力都不可避免地一起涉及工业化的各国愿意将我们包含在企图建立一个公开、多边的贸易系统之中,这一贸易系统将使我们的产品能更好地进入竞争性的市场,以便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生长和贸易水平。

不幸的是,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尚未结束,不发达国家对此严重关切,他们的期望同他们作出了巨大牺牲所进行的结构调整计划——这是他们对于世界经济更好的秩序所作出的有效贡献——一起受到了影响。某些国家对于我国的出口所强加的保护主义措施不仅造成了这些产品的跌价,也妨碍了它们进入国际市场,从而通过限制投资的可能性和不断增长使我们各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种不肯定的气氛之中。

必须不考虑任何个别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强权来实现更大的全球经济稳定,应该随同对有关环境的全球优先事项意见的日趋一致来审议这一必要性;去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已经以明确和肯定的方式表示了这一点。

必须避免自然的恶化。我们共同携手能够设计保护战略,它能使合理使用我们的自然资源以便满足我们各国对于就业需要和经济增长的要求成为可能。在洪都拉斯,我们建立了环境部,其任务是为建立保护和保障我国的生态系统及其各种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的机制设计各种政策和战略。

最后,关于联合国的改革问题,洪都拉斯支持这一建议,即安全理事会应该扩大包括新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以便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考虑到会员的轮流以及安理会的构成在地理分配上的合理性。

我们也赞成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各有关领域方

面重振联合国。关键是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以加强有关各机构的能力以便履行《联合国宪章》在国际合作领域所授予他们的各种职能。

我们欢迎业已采取的为实现我们所规定的各项目标的那些步骤,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还必须实现一个更为有效和更为经济的联合国系统,一个同时对于实现这里所通过的各项计划采取较少消极做法的系统。

在世界不同地方所产生的新的冲突和旧的冲突的存在再次证实在我们走向联合国五十周年之际,努力实现这样一件事(如果此事是必要的)是明智的,即应为国际社会和谐和平合作建立一个整体的机构。让我们保证以我们的投票和行动实现这一目标。

**德莫拉先生(安哥拉)**(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我首先谨代表安哥拉共和国政府和我本人热烈祝贺英萨纳利大使被一致选举为大会第48届会议主席。我深信,他经过考验的经验和对本组织崇高理想的忠诚将确保本届会议的成功。

我谨真诚地感谢他的前任斯托扬·加内夫先生,他出色和无私地指导了大会第47届会议。我们在上届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无可否认地证明了他对谋求公正和持久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作出了宝贵贡献。

我们很高兴地向本组织的新会员国表示欢迎。它们的加入证实了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联合国活动时它的普遍职责。

我也要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我国政府对他在执行其艰巨使命的头一年中所表现的忠诚和经历感到满意,他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断寻求解决全人类面临问题的充分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说,在他的领导下,已经为解决某些看来太难以解决的问题采取了具体和果断的步骤。

在此方面,我们祝贺他为联合国系统的改组和振兴所作的努力,以使该系统在执行其任务时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也支持预防冲突机制的建立,正如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所解释的那样,该报告的小标题包括“预防性外交”。我国政府继续支持这样的倡议,并赞扬联合国大会第47届会议于1993年9月20日一致通过第47/120B号决议。

因此,本组织的改组和振兴应当包括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以使它能够响应当今世界的现实。我们理解,改组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增加成员——以使其能够公平地代表全球所有区域的目的是保证更大的代表性、信誉和效率。我们认为,现在是让捍卫和平与国际安全成为所有国家责任的时候了。

在东西方冲突和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中已经并正在取得重大和深远的成就。尽管武装冲突的扩散危害了和平与稳定的希望,但仍然取得了这些成就,而和平与稳定是促进彼此有利的国际合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定,中东和平进程的新时代已经开始。我国政府赞扬这些协定的签署,并希望国际社会继续为该区域所有人民的权利而努力,尤其要使巴勒斯坦人民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的机会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至于南非我们极为满意地听取了纳尔逊·曼德拉先生1993年9月24日在本大会堂的发言,宣布将在1994年4月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并呼吁取消制裁。我们也赞扬过渡执行理事会的建立,它将结束三个世纪的白人少数统治。我国政府在本讲台上表示,支持所有旨在实现南非和平与谈判解决,把权力和平移交给黑人大多数的所有倡议。

在此方面,我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将保持警惕,以防止极端份子团体破坏目前民主进程的任何企图,这一进程的最终目标是在南非确定一人一票的权利。

尽管在中东冲突和种族隔离方面取得了令人鼓励的进展,不幸的是,其他冲突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东帝汶、前南斯拉夫、前苏联的某些国家、索马里、利比里亚和我国。实际上,在这些冲突和内战中每天继续有成千上万个人死亡,并阻止有关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谨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更多地注意在国际正义与法统的基础上解决这些冲突。

我谨表示我们对莫桑比克政府和我们的莫桑比克兄弟姐妹的声援和鼓励,以使它们能够坚定和耐心的将把该国按照在罗马签署的协定引向持久与和平解决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有关各方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严格执行这些协定。

我们欢迎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外贸部长最近在秘书长赞助下举行的有关东帝汶的会议所产生的积极的迹象。

我们希望,这种有益的对话将产生一个符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并考虑到毛比拉人民愿望的公正的解决方法。

至于西撒哈拉,我国政府支持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决议的规定进行有关该领土自决的全民投票。我国政府还希望能够尽早克服现存的障碍。

世界经济局势最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在此方面,尽管我们目睹发达国家经济几乎直线增长,较不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较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和还本付息以及原材料价格的大量下降和工业化国家的衰退构成了较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充分参加世界经济的主要障碍。



总之,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令人震惊,需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

然而,我们反对所谓失败国家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这些国家不能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因此需要新的“导师”。

我们认为,应当纠正某种过去遗留的政治局面,以便达成协定和减少现存的巨大障碍和破坏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科学进步进行真正合作的机制。在此方面,我们提议改组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管理机制。

我国政府同样认为,即将召开的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口会议的圆满成功对国际社会极其重要,以便能够在最高一级进行公开和坦率的对话,寻找最公平的方法去解决人类各种各样的棘手问题:我们星球大片地区所面临的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简而言之,“不发达”。

我也谨指出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对执行1992年里约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关心。在此方面,安哥拉政府已经设立了环境部长的职务,其目的是执行里约会议的建议和决定。此外,设立了一个主要发挥协商作用的部门间委员会,以研究和密切注视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持久发展委员会的活动有关的项目。

促进和普遍尊重人权仍然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

安哥拉共和国积极参与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并支持了协商一致意见。然而,安哥拉继续认为,从广义上说,人权具有普遍性。我们相信,在尊重人权方面不能有选择。人权决不应成为干涉联合国主权会员国内政的借口。

世界和联合国目睹了我国近几年——特别是自从1988年以来——政治局势的演变。为了使各位能够更好

地了解造成安哥拉戏剧性局势的现象,请允许我对历史作简单的回顾。

安哥拉政府日益意识到和平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是在安哥拉,而且是在整个南部非洲。我国政府主动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一项和平方案。方案所载的原则导致在1988年12月在纽约签署的《协定》。我们记得,这些协定规定古巴士兵撤出安哥拉并返回古巴,以及种族隔离部队撤出安哥拉领土和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当时,国际社会满意地欢迎了《纽约协定》,这在该区域国家的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至于安哥拉内部冲突,政府意识到,只有通过对话和政治调解实现的国内和平才能够建立解决冲突的有利基础。政府除本身作出努力之外,还表明它愿意听取非洲谋求促进恢复安哥拉和平的倡议。

因此,我们是按照政府的内部和平计划于1989年6月到达巴多利特。不幸的是,由于安盟的朋友和盟国想要实现一种不同的解决,协定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协定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安盟领导缺乏诚意。

尽管协定失败了,安哥拉政府继续致力于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冲突的谈判解决。它继续促进真正的全国和解,其根本目的是要结束同安盟的冲突。

在纽约和巴多利特之后,和平谈判继续进行——葡萄牙政府进行了调解——而《比塞塞协定》于1991年5月31日签署。在18个月里安哥拉人民生活在相对的和平之中,其后我国于1992年9月29日和30日举行了第一次多党派选举。

正如大会所了解,联合国认为这些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

安盟对安哥拉人民通过选票箱使其遭到的失败感到不满意,再次显出了其法西斯性质。它毫不犹豫地

再次拿起武器,以武力夺取权利。它恢复了先前作为一个无法遵守民主规则的军事组织的作用。

约纳斯·萨文比的军事选择把我国推入了一场内战,造成的人命伤亡无法估计,并使社会和经济基础受破坏以及数百万公民流离失所,结果造成饥饿、贫困、疾病和衣不蔽体。

正如我们于1993年9月15日在安全理事会所指出,安哥拉局势极其悲惨,需要国际社会予以特别注意。

每天有数千人直接或间接地因战争而死亡。儿童、老人和妇女是这些战争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我们可以不怕反驳地指出安哥拉今天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同索马里、波斯尼亚、柬埔寨或前苏联的任何共和国的局势毫无相似之处。我们深切地希望,这些区域将恢复和平。

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悲剧似乎无动于衷。似乎安哥拉人民正为这场民主游戏付出代价。的确,我们怎能理解将我国包围起来的沉默的帷幕?一个令人可怜的输家将毫不犹豫地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蔑视国际社会,除非他受到彻底的惩罚。人们如何解释安盟至今在一些民主国家仍设有办事处并且其一些官员仍受到这些国家的官员的盛大接待?这些官员并不隐瞒他们对极权主义的厌恶,并且是人权的最忠诚的捍卫者。

我代表共和国政府及其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亡的被殉难的人民,在此讲坛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帮助我国人民并促使安盟领导人乔纳斯·萨文比彻底放弃其军事冒险主义并尊重安哥拉人民于1992年9月通过选票票箱所自由表达的愿望。

上周,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审议安哥拉不断演变的局势所作发言时问我们自己,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的重要机构还会允许安盟领导人毫无顾忌地持续这种震撼人类良知的凶惨屠杀多久。这种行为使联合

国本身和安全理事会丧失信誉和名誉,因为他们的决议完全被置之不理。我们想提醒大会,自1992年10月安哥拉战争开始以来安全理事会已通过10项决议,谴责安盟并要求它放弃军事选择,重新进行旨在恢复和平的对话。

然而,安盟却两项要求都没有答应。更为严重的是,安盟领导人乔纳斯·萨文比针对实行制裁的安全理事会1993年9月15日第864(1993)号决议企图再次欺骗国际舆论和安全理事会;其手法是通过宣布假停火并规定了与《比塞塞协定》、《阿比让协定书》和选举结果的精神和实质不符的条件。

然而,事实则迥然不同,安盟单方面宣布的停火非但未受到尊重,而且在我国各地目睹了军事行动的增加。其结果是,奎托及其它地区的战斗最近有所加强,这是安盟孤注一掷企图重新占据新的地区和巩固其阵地。此外,萨文比通过提出谈判框架以外的新建议表露了他置安全理事会决议于不顾并不惜任何代价为其本人抓权的明显意图,这一代价包括再使数十万安哥拉人死亡。萨文比不需要没有权力的和平。他只是想赢得时间。

显然安哥拉政府不能接受安盟通过提出在原地停火所希望实施的既定事实政策。我们认为,安盟方面不具备善意并且它也不想建立对话以最后结束这场战争。该武装派别正在谋划一项危险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躲避其履行《比塞塞协定》和安全理事会两次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联合国对安哥拉进程负有重大责任,并且在涉及安盟的问题上不应心安理得。重要的是,该组织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的声望不应被一个叛逆政治组织的领导人的无礼而受危害或遭到挑战。安哥拉政府、联合国和安哥拉和平进程三人观察小组在过去的12个月中

曾先后被安盟的背信弃义所欺骗；这种背信弃义已成为自纳米比、亚的斯亚贝巴和阿比让会议以来的每一次会议中萨文比先生的行为特征。

安哥拉政府在阿比让曾表现出灵活性。尽管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以及各观察员国家代表团首要人物的介入，安盟仍未签署《谅解协定书》，该协定书是经过谈判达成的，目的是导致在安哥拉实现全面停火。我们要指出的是，乌弗埃-博瓦尼总统和他的外交部长在寻求公正解决安哥拉冲突的努力中已尽其所能。但由于萨文比先生的固执，以及他今天说“是”，明天又说“不是”，这些努力并未获得成功。

因此，我们认为至关重要，国际社会认清违法者并出于对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正义在安哥拉对他采取有力行动，以便在当今世界到处发生的转折进程中我们建立民主的希望不致遭到挫折。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使所有安哥拉人和解的有活力基础上的持久和平。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于1993年9月22日提出了如下条件，以解决因安盟所造成的选举后的危机。

第一，安盟必须从1992年9月29日和30日举行的多党派选举后它所非法占领的地区撤出其军事力量，然后它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1993年7月15日第851(1993)号决议所规定的停火条件。

第二，宣布停火后，应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并迅速疏散伤员、病员、有关人员和外国人。

第三，安盟必须全面和明确地接受《比塞塞协定》的有效性以及1992年9月举行的选举结果。

第四，安盟必须尊重选举建立的主权机构所产生的立法。

安哥拉政府在此重申，在谈判条件一旦确立时恢复谈判的意愿。

我在1993年9月15日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中提

醒其会员国注意安盟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人口所犯的罪行。这些罪行涉及面广泛，从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病人的残酷谋杀以及对新闻记者、政府官员的家属和安盟中持不同政见者的追捕和肉体上的消灭直至利用远程炮火和导弹对城市的轰击。此外，我还有机会讨论了安哥拉某些地区的当前局势；那里同奎托一样，当地人口不得不食用死尸以便存活下来。安盟已包围奎托达8个多月，并且不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运送给当地人口，也不允许外国人离开战争复发时他们所在的那些地区。

在索马里，一位叫穆罕默德·艾迪德的将军已经被联合国称为不良份子。已经发出了这位索马里领导人的国际逮捕令。大会在几天前选举出一组国际法学家；其职权是审判那些被控在前南斯拉夫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对乔纳斯·萨文比又该如何评价？

根据萨文比先生的命令在安哥拉犯下的各种罪行难道不如联合国归咎于艾迪德将军的那些罪行严重，或不如联合国打算在前南斯拉夫审判的好些罪行严重？在医院谋杀医务人员和病人；追杀和处决记者；政府领导人的家属和乔纳斯·萨文比的组织安盟中持不同意见者；把政坛对手投进巨大的火堆烧死，用远程大炮和导弹不分青红皂白地轰击城市；以及安盟和种族隔离部队的联系——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这些难道不是危害人类罪吗？

安全理事会颁布的于9月25日生效的制裁证明了国际社会对安哥拉冲突所做的承诺。我们希望萨文比先生及其盟友将遵守这些表示，以便能够尽快地在《比塞塞协定》、《阿比让议定书》以及履行安全理事会第851(1993)号决议第6和12段的基础上恢复对话。

最后，我再次代表安哥拉共和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为减轻我国人民的苦难所提供的广泛支持表示我们的

深切感激。我们希望这种援助将以一种更为实质性的方式继续下去。我们在此特别感谢各人道主义组织,特别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尽管安盟的不负责任和犯罪的行动,该组织仍然在其自己的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继续其行动。

我们还对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现在仍然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安哥拉人民提供了这种援助的各个国家表示感激。

我再次祝愿主席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工作中取得全面成功。并希望这届会议的成果将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合作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这次会议的一般性辩论发言已经结束。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5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各已的席位上发言。

**理查森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对在这么

晚的时间还不得不行使答辩权发言感到遗憾。但我向你们保证,我的发言不及10分钟。

阿根廷外交部长在其今晚早些时候的发言中提到了阿根廷对富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的所谓主权。我必须重申,英国政府对于南大西洋的英国附属领土的主权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国政府将继续和阿根廷政府一道努力,以便在南大西洋建立一种稳定与合作的气氛。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同阿根廷政府的关于一项新的捕鱼协定的谈判。然而,我必须补充说,已经取得的进展是以这一谅解为基础:主权不是一个我们准备讨论的问题。

**里卡德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阿根廷共和国已注意到联合王国代表团的评论,希望重申我国外交部长吉多·迪特利亚先生今天下午的发言。

下午9时20分散会

---